



戴剡源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十三

序

送屠存博之婺州序

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

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

送杜子問赴學官序

送杜孟傳之石門洞序

送高虎臣序

送趙生游吳序

送賈敏求序

送貢九萬詩序

送孔明遠序

送唐君儒序

送王子慶序

送陳養晦遠遊序

送鄭若晦遊建業序

送鄭聖與遊關里序

送張叔夏西遊序

送方中全北行序

送王月友遊華陽洞序

送羅壽可歸江西序

葉茂叔之淮安序

卷之十四

序

送鄧善之序

送貢仲章序

送曹士弘序

送州判吳君還番陽詩序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

送老甘秀才序

送宋吾省序

贈曹子貞編修序

贈黃彥寶序

送龔子敬序

贈相士歐陽生序

贈談星者謝生序

送李公度歸三茅山序

送郭以南為道士北遊序

送慶上人謁陳使君序

送恩上人歸雲門序

送子儀上人北遊序

朱尉開伯求葬親費序

送鉛山王亦訖歸鄉序

送柳道博赴江山序

送鄭南仲赴昌化主簿序

戴剡源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四明戴表元帥初

序

送屠存博之婺州序

古之君子可以仕乎曰可以仕而可以不仕者也今  
之君子不可以仕乎曰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者  
也可以仕而可以不仕何也其材與學可以仕而其  
身可以不仕者也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何也其  
材與學不可以仕而其身不可以不仕者也古之君  
子其得材也厚矣其師良其學之之法備也之人特

其可仕也然後仕之然而不必皆仕也不必皆仕而為民則亦無不樂也今之君子其材不及古矣師不必皆良也學之之法不必皆備也其可仕也上之人不必皆仕之也然而皆有欲仕之心焉以為不仕而為民則其身將不免於累也故古之君子可以仕而仕則為仕者皆為賢公卿大夫可以不仕而不仕則不仕者皆為良民今之君子其仕者既無以心眼不仕之民而不仕者至於無以自容其身今古之不齊與其俗之靜躁人之治亂如斯而已矣抗有吾黨屠存博君約字存博學古人之道而其材能為今人之

所難能生於紛囂長於華豪而闔門哦書耳目不亂取所得於書之清切雄快者發之於歌謠布之於翰墨有驗人貞士之趣年四十矣當路教授之以官翺翔而不就迨子今茲又授之為婺學正始拜而行斯人也使之不仕知其能靜使之仕知其能治者乎哉然余於存博猶有欲言焉蓋存博之可仕者以其材與學而不可以不仕者猶以其身乎夫人之生於世勞矣其不勞者非人道也古之為民無刑獄猝至之憂無賦役淹久之若人知其可羨如彼也然其筋骸膚体疲於田疇而拘於耒耜狎習於風寒暑濕之事

與今之農夫正等耳居之久也以百奚甯越之賢不免於叩牛而嗟釋鋤而起他可知已今之民一名為儒則其處也唾壺而塵尾其出也高車而駟馬乃有古時已仕在官者之所不及至於在家庭為子弟僕役在道塗為少賤負載在庠序為生徒隸習其勞逸萬々相遠於古人又未論已仕者之當勞較於未仕之責愈難也未仕者之責止其身已仕者之責及其人為官吏者治人以政為師長者教人以道也嗟夫存博知夫道之難於政身之所憂輕於人今之勞也猶有逸於古其有太然於心者哉存博行矣異時藝而得其人則以余說質之又歸而教余焉

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

古者學無官學之有官蓋以居其人而弦歌舞蹈揖遜聚習於其中亦或以兼他用如養老習射猷猷聽訟之類非若後世置師弟子專以教學為也置師弟子而專教學者古有之矣則必取之於高年退宦窮鄉素望又非若後世以銓格調官名一人為師而其餘皆如弟子者也夫以銓格調官得古人不能必之

名行古人不可專之教問其年不必尊也攷其仕非  
必舊也索之一旦而推而位之衆人之上決疑請益  
者四面而至此非才可以備三代之司徒宗伯卿大  
夫學可以配先漢之齊魯明經師其誰堪之而三代  
司徒宗伯卿大夫之才齊魯明經師之學不常有於  
天下後世有郡必有學學必有師則取之於人行而  
給於是選者始不詳而教者亦不暇皆善江南科舉  
盛時蓋嘗有議之者其說以通經義能詞賦為稱職  
古之師儒教人之法非止於通經義能詞賦而已也  
顧其疎密淺深之有所據依猶足以為無法之法通

都大府千萬人之聚據高坐者一語不酬則群咏咻  
焉至於刮席坐針慄然不容其身而已嗚呼難哉毘  
陵為浙中文獻之國游儒寄士冠摩轂擊居學官者  
以為尤難大憲庚子春錢塘白廷玉以公府高選得  
之江南之縉紳常布識與不識不謀而同聲曰此固  
才學可以為師儒稱職而無愧者也此固取之高年  
素望可以四面決疑請益者也銓格而皆若人其何  
不可之有因相率作為詩文以餞其往而尋復徵贈  
於余余不得辭抑余私有欲贊廷玉者廷玉本余同  
里舒文靖公諸孫少度君之子生十歲齡以孤稚隨



母寄養於白及今成立自當用范文正劉文節二公  
例請為白氏置後而身歸舒宗乃合於禮緣人情不  
忘本之義夫為師儒將教人以禮而不先以自為則  
法不信知其為禮而有不書於鄉黨故舊則言不忠  
然則以廷王之可為言而余盡言之蓋亦人情之當  
然而非私也遂不敢咕囁而據諸題篇之末  
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

天下之官其愈大者為之愈難知其愈難而畏之不  
為則道廢不知其難而冒為之則官廢官與道其廢  
必有一焉廢其一而其一不廢者亦隨之矣天之於

人未嘗一日弃也寒而欲授之衣飢而欲授之食危  
而欲之安昏而欲之明則當其時必生其人以須之  
故賢能之人未嘗一日絕於世而其人有用有不用  
也於是為大官者不幸而非出於天之所預則往々  
不稱之患深而責之者苛其小者才可稱一官則事  
止於一官非天下衆論之所咻也然而猶憚以為難  
者謂精神膂力必足以檢捉應接心思智計必足以  
周匝運掉而已耳無他望也惟夫州教授者責尤輕  
而事尤簡世之所共目以為冗慢而不急若可以浮  
沉寄歲月於其間大息庚子秋盛元仁以純儒茂者

清才篤學拜吉水學官之命侯人趣行于塗姻黨載  
餞于郊見之幾有感縮不安之色問之曰若吾者其  
敢自謂無媿於教授一州乎哉自吾之能言而受教  
於父兄自吾之能誦而受教於師友舉吾族里州國  
一善一能之加於我者皆我所受教而惧其不足也  
自今以往其將以教我者而授諸一州之人矣則一  
州之人皆不我若也吾安得不愧且惧乎哉且今天  
下內外百司之官皆不可謂無職而教授之職專以  
道他日化行俗美則吾職舉州諸生子弟有一悖理  
而墮業者是吾教之授之不至也吾又敢自謂之有

道乎哉余聞其言為之面汗內熱蓋其官也予之疇  
昔亦嘗容易為之而不思其難者也今世諸人之居  
其官如余之不思而為之者皆是也以余與諸人皆  
不思而元仁之才之學之可以優為也而獨能思之  
余知元仁之職易祿而居之真無媿矣吉水異時於  
廬陵尤為佳邑衣冠文學猶有與嘗從游而存者乎  
為我物色而以元仁之說叩焉

送杜子問赴學官序

吾鄉奉化經學淵源可攷者起樓先生文叔文叔與  
慈溪杜先生醇一時俱為鄞令王荆公所尊禮文叔

終慶曆中其門人弟子散布東南而私淑於奉化者  
趙教授范氏舒文靖公元盾荆公為政以經義設科  
取士奉化去開封遠文叔之徒多不屑仕至渡江之  
之乃稍以有以經進而毛氏詩最盛每試與江浙閩  
湘之士群造于禮部若辟雍習詩者望其風不敢與  
奉化齒主司第甲乙或至榜中連題奉化五七輩然  
後及他州公論莫不以為當然數十年間名字膾炙  
籍籍於諸人之口李秘書景平揚博士子猷黃知群  
義甫杜常平叔範其尤著也四家之中李揚黃嘗立  
朝位望相埒而叔範官若不遠然獨有才子弟其名

裕字子問者才尤奇奉化後來言詩遂推子問稱首  
又以為諸老先生之澤於此未絕而天之酬杜氏者  
庶其在是幾無何舉罷三百篇之策學者黜為空言  
邑中故家雖衣冠強盛如李揚黃者亦皆逋播蕩析  
子問不得已携其耿々者去而之西會尊官貴客適  
知其名左館右轅既而為之薦進於當塗假之文學  
掾之階而強之仕於是子問老矣曰我無愿於仕也  
而不能無愿於祿悅首束衽忘數千里江楚之勞而  
赴焉人或以為子問喜余曰是未足為子問喜也余  
鄉人之所期子問於杜氏與諸老先生之澤殆不止

於是也雖然子問之年非甚高而衰也人之於子問其知之亦非曰止於是也然則子問之於杜氏之於鄉之諸老先生之澤猶可期也於其行遂酌酒以壯之而文余言據而書之以為序

送杜孟傳之石門洞序

儒者杜孟傳其先蜀人劉氏也於前溪先生巨濟為八世祖巨濟之孫為文節公德修西南學者因而尊稱之為後溪先生者也其家世文學風操余知之稔矣己亥庚子歲俱去鄉關橋處於杭一日來告余別曰吾以貧故不能忘尺寸之祿然得一山塾瘠甚恐

無以給吾孥而幸前溪公之蹟在焉蓋括山之石門洞東距永嘉相犬牙三百里耳其初岩壁險峭草樹蒙密人無知其名字者往者不過為山魃木客之所棲託宋景平中謝康樂守永嘉尋幽得之始漸以詩傳於人至梁天監有中書侍郎丘希範唐大歷有侍御史丘丹州刺史裴士淹維至皆有詩唐末洞廢宋皇祐之元蜀李克俞守括洞始復復五十年當紹聖三年而前溪公守括有監州杜穎行縣過其地覺有異戒從徒持斧斫道見之寫圖歸以相託前溪公驚愜即飭史新葺之時米元章守漣平生兄弟交也

馳報屬書其所為石門洞文於是林泉雲物雄詞麗藻相為光妍而洞遂為東吳形勝第一前溪公去洞又廢度二百年又稍復洞旁官為創塾而不肖孫承人之乏寔始幸得瞻餘風拜遺澤雖藜羹糗飯猶將甘之余聞其言為益傳喜益贊益傳亟往今人禮法家常輕詞章厭遊覽是自有說願如石門者非遇康樂以來數公若君家先大父發明之而使稀奇詭傑之觀藏於荆榛狐兔棄於樵蕪鬼物良可痛惜孟傳官雖卑祿雖寡視先大夫身為二千石徒想像縑素間不得親往而謝丘李杜諸賢雖得親往然亦有官

府不能久豈若孟傳三歲居游其中朝暮仰窺岩林俯聽鳴泉之為樂哉孟傳行矣他無以為言矣所知襄陽孟侯年方富清而能詩今適為其州焉其又將為石門動心乎

### 送高虎臣序

古之學者必始於鄉七雄已來始有遊學然漂流至漢而濟南伏生廣川仲舒之倫皆以居里著其名行示有本也宣為名州又江南部使者治所簡書之宗衣冠之業舟車之衝職庠校者恒多勞而少譽非望

寔兼茂疇敢居焉南陵高君虎臣醇資清裁除齒俊

業魁然為桑梓稱首遂奉省符來正本學為之三暮  
旆衿歸良寮案推平官府稱賢由道是也豈惟行於  
鄉雖達之天下其誰曰不宜君子以是知高君之學  
成而將仕也滿秩之日騅謠騰興哀編載物冠以序  
引

送趙生遊吳序

邑有雋者趙生壽父美其衣冠過余門而別日樵孫  
生於燕娛長於艱虞年幾壯而始知學然而未嘗知  
遊此樂也惟家世父兄嘗宦於吳今將往而涉足焉  
惟長者賜之言詞以先之余聞而嘉之夫吳古奢國

有陸海鹽緇稻魚鍛冶之饒聞於天下其地形介於  
荆越姬太伯之所逃夫差項籍劉渾孫權之所用也  
然而有言公子札之化故其人多聞而善讓有朱買  
臣機雲兄弟之馳驟故其人好詞章而長說謂有范  
蠡希文張季鷹之慷慨高舉故其人機變喜事而無  
留心其山有席丘靈岩之崑富峭刻其浸有松江震  
澤之弥綿浩滉烟雲魚鳥池臺苑築漁帆歌酒之玩  
日克於前故其居者撫資內足可以不出戶限而通  
公侯其遊者輕裝空行亦能談笑畦步轉易拱把而  
居千金昔余之少也當壽父之年則嘗遊之矣其君

子者余嘗親之其故實猶可徵也其野人者余嘗接之其質朴猶可治也迨再遊之不如昔矣迨三遊之又不如再之見也今壽父之遊其得如余三遊之所見者乎雖然壽父之遊不可已也父壽不可已則有一焉古人之遊必擇國既擇國也而後擇所與遊壽父其既有所擇於吳否乎吳之良大夫以余所尊敬莫先於方處州因處州而吳之所與遊盡在焉壽父至吳其以弟子禮遊於其門安知余三遊之不能得者壽父不一遊而盡得之山川風物盛衰榮枯外物之美皆不足為賢者道也他日充囊飽索滿欲而歸

則復以報我

送賈敏求序

士大夫學成于家行孚于鄉而不得食一命之祿以酬其勞而至於子孫三四世停涵鬱勃則往有清疎秀謹之氣外發而難遏君子以是占為將興之祥若吾賈君敏求是已敏求之先高大父府君為婺州鄉先生婺之為州有蘇頲瀆詞章之俗其人喜清言而知道理有呂東萊淵源之化其人務學而敦本風流薰滋鍾于賈門府君既恬於勢名即退而考槃一丘誅茅澗岡之上蔭花樹木終為壽藏學徒致築場

之慕鄉人修祠社之敬至今蔚々芊々雲滄霧積甥  
孫中外重裊列騎時節拜掃以為金華之闕里焉敏  
求收炊於既獲食果於愈熟奮其妙乎一出而遊東  
諸侯諸侯嘉其才再出而來為吾州學政吾州之士  
師其賢余與之遊三年見其嗜善如飲食之於正味  
雖日習之而不厭也惡不善如行路之於臭穢雖人  
不可違而必避之也嗚呼豈非世家習禮問學之所  
成也哉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  
而斬釋之者曰其人君子矣不幸易世而非君子也  
者其澤猶可以五世所以厚君子也其人小人矣幸

而易世非小人也者其澤猶五世而後斬所以甚小  
人也使世々而君子雖百世不斬可也敏求行矣可  
以仕矣天之厚於賈氏久矣先君子之積至於敏求  
而亦可以發矣故於其行也與之飲酒與之歌詩而  
復贈之以序

### 送貢九萬詩序

學之於人不得而廢者非欲以求仕也而有仕之道  
焉古之君子學成而不仕者有矣則始以其學教於  
其鄉故仕有可能而以其學教於其鄉者不可能也  
後之君子則不然曰吾寧不暇學而不可不仕嗚呼



是不亦重其易而輕其難耶宣學他時為江南儒府  
几綴教職於其間非才望高美誰敢居之而貢君九  
萬蔚然以鄉閭之英拔授而來為學本正三年終更  
士論稱善君子嘉其能學而望其仕也成為歌詩以  
褒勉之而屬筆於前進士剡源戴表元俾題編什之  
首云

### 送孔明遠序

余見聞時孔聖子孫有避靖康之亂而南者寓家於  
衢四世而樞密公由太學發身位至兩府余生於單  
寒長於垂蹇欲修好於其門莫之能也已而其子明

遠以公府高選被符而來為明學正始得拔緣事分  
憑託意氣締交遊之誼焉蓋為明遠者居三難而備  
四有余於是久而益嘉之明遠承聖人之宗欲守其  
法一難也為人師二難也少而遠三難也然明遠嚴  
於自脩有泗侯持躬之愿精強嗜學有叢子纂言之  
勤當公能讓有頌南辭祿之潔見義力爭有寧州誅  
妖之勇以此四有而行三難宜乎誦絃洋冠裳鏘  
鏘舒英乎聖林發名乎儒堂為家之祥為國之光者  
矣三年教成懷牒北山凡我同業聲為歌詩而謂余  
也厚於明遠且嘗從事於卜商衛宏之學屬以為序

送唐君儒序

杭學為東南望其來久矣士之自四方萬里至者遊多於居又多尊官貴僚博士暮朝將迎奔走僅幸不失事故嘗不暇數、與諸生接而委責於其正正之為職其任重且難無疑前是典選者於學正闕輒停筆不敢輕注必擇學行材識卓然有稱于時而為士論所歷服者然後授之大德己亥秋攜李唐君君儒秩且滿杭士賢其為人而重其去群論于剡源戴表元曰唐君學醇行良材通識清自其父兄家勢之所振激里巷場屋之所推擇則固已當濯纓青雲之淵

飛居積星之林年運而邁方由諸侯賓掾佐屬計日積芳進名於天府此杭學之遇而唐君以為淹也凡我同志既各為詠歌道所以殷勤戀慕之意而子為序發之何如表元不得辭因為之序

送王子慶序

宇宙間清華奇秀之氣發於祥瑞者為醴泉慶雲玲禽異卉珠玕寶玉之屬而在人也為文章才藝殆未嘗一日闕於世使一日可闕則天地之氣有時息矣然自常情窺之頗若無預於治道而自古秀人才士制作精能之極必待禮樂太平全盛之日而其事始

備吾觀漢魏以後書學始興迨於六朝士大夫往往能盡如是數百年至唐貞觀開元中干戈弭寧諸所以黼藻緣飾之具次第施設而毆虞褚陸閻鄭王曹等輩鱗比櫛擁皆極一時之選此雖人事亦天運有所啓而然與自是浮沉顯晦又數百季而得宋之慶曆元祐風聲氣韻大畧與唐人無甚相愧而君謨才翁子瞻魯直與可元章伯諸公清才俊節雄詞盛德照耀掩映有出於觚翰繡楮之外則又非偶然而然也元興運化敷功比擬唐宋予以開明堂總章之觀輯康衢皇極之誦陳器車銀甕之貢展天球河圖之

瑞神文靈繪岩書壁篆重譯而來四面而致所謂書林藝府珍藏秘玩固千載一時之最盛者矣錢塘王子慶多聞而博覽以公卿之薦乘軺詣都遂將汗竹群玉之堂雌黃五雲之閣平生知交賀餞滿道余為備古今難逢之會以勸之

送陳養晦遠遊序

自余居剡源得一士為曰陳君曰成字養晦養晦當其時年方二十許而丰姿器識如四五十者每見余狂歌劇飲叩壺擊筑為沉酣痛快之適未嘗不歡然與余和答以相樂及思極愁生闔門擁衾為呻吟慙

悴之作又未嘗不撫然與余同憂也然余年生好鐫磨後生常自恨涉世大早故未亂而學未冠而遊未壯而仕未老而休方氣血盛時東西馳騫自許要不齷齪而豈知有今日窮居剡源欲為耕漁樵獵而不可得耶故時時願養晦輩以為戒而不願以相激發慕效自為此言諸少年聞者多首肯惟養晦日不然士患不欲學耳欲學則無不可能患不欲遊耳欲遊則無不可遂必如公言是世之拘儒愚夫朋友不出於保社之間耳目才周於几席之內時然而言時然而趨者然後為可安得聆度外之談乎昔者孔孟之

門固已無所不遊無所不學故莊周滑稽史遷駁雜楚原馳騁而忘逐揚雄汙穢而不慙皆蒙譏後來而自適放當世吾今方將賦招隱歌遠遊洗塵冠綻敞裘不惟厲吾朝氣以盡荆吳齊魯之冠而已聞燕代之南汧隴之北有魁梧竒桀之才自理於博徒劍客者不可勝數吾將往而求之農桑什一章句興亡之學不足為吾事也以為公當喜而強之而反咻我為余聞之為之心熱不自持蓋所謂伏櫪之馬聞北風而嘶鳴者也屬余實已衰憊無所用於世平生有高交友散布四方甚多養晦為我物色而問其知余者

亦必有以知養晦焉

送鄭若晦遊建業序

自古超邁侗儻好遊之士所喜談山川城墉風物宮室技巧之奢麗可以動心盪目者無過長安洛陽成都廣陵錢塘建業而成都長安以險遠不易至惟洛陽廣陵錢塘建業平途順流一擬千里得用舟航輿騎代其跋履攀緣之勞故遊者以為便然士非有事於進取與其篤好雖錢塘有不暇至而况數百里數千里之遠乎鄉有鄭若晦與余同客錢塘之日久矣自其始遊臺閣之貴公方岳之名鄉聞其才多禮致

之而若晦每得餘閑即浮滄浪穿崦嵫岩往來南北兩山間弥旬竟日若忘歸焉性喜作詩以西江葛處士慶龍為師得其法當意酣氣適信筆取紙自書山僧道人見之惟欣愛悅更下榻致饌食留連不聽去用是益無他人羈縻旅頓之絕憔悴之色已而若晦輕裝別余云將改遊建業察其勢又若不止於建業者為之驚喜過當夫建業固余舊遊相去三十年殘儒遺老猶有能記憶不相忘者乎旦夕亦欲一詣廣陵聞其蝗旱連年民居蕭瑟未敢舉足陝路士大夫近數數接之其人恢踈厚重稱其土風者也蜀道決不

可登人生何用必入蜀然後為名士耶因若晦行即  
道平日雅素併以廣若晦之意

送鄭聖與遊闕里序

東南慷慨士大夫異時局於地狹不得遠遊以為恨  
自中原道開遊者響奔影赴惟恐居後然皆不能無  
所健羨未有無求於人而往者也余惟見吾里中僧  
六七輩相結約徒步禮五臺天台一黃冠思慕高高  
緱嶺踊躍既至其地而歸皆侈然以道自重間以所  
遇城墪富貴王公大人如目未嘗見蓋其心不在是  
也先師仲尼之闕里在東魯今為兗州由吳越計之

不過二千里而近而人未有慕而遊焉何耶不為儒  
者姑所未論為儒者平居高談自命動以孔氏徒相  
緣飾或至詆浮屠老子二家如仇如不足與吾亢而  
為智反出其下長纓華組雕鞍輕轂憧憧於燕趙宋  
魏之郊又益外而遠之踰萬里不憚而其師之居在  
二千里之魯則不暇至豈果力不暇哉以所為從事  
於游者有求於燕趙宋魏之外而無求於魯故也江  
東之貴溪有鄭君聖與名沂獨毅然勇往余甚異而  
嘉之客有靳余日子以為聖與之游理所必應然乎  
夫今之為魯者非昔之為魯者也昔之魯也以夫子

之教止行於一邦今夫子之書遍天下而郡國所在  
得設廟學建像祀則徃之皆闕里也而子何魯之拘  
乎且士患不學孔氏不患不能遊魯余曰茲說似也  
而惧愈為遊嵩高五臺者咲也古之君子其身存而人  
為之式其閭表其鄉沒而百世猶祭其社祀其丘隴  
甚者愛其所經歷山川草木何也為風聲德義有以  
茫存於人而不可忘耳夫子之道茫我如天地存我  
如父母其甚盛美非獨余不能言而窮天下之辨博  
者亦未之能為之辭也而諸人欲忘之乎苟諸人之  
不能忘則聖與之游為在所取矣聖與名在天官之  
版他日戴星重趂以求速化乃方徘徊感縮為人之  
所不及是尤可嘉也

送方中全北行序

曩時江南士大夫去關洛遠嘗患於難仕仕又必須  
材望雖有家門之行鄉曲之譽而非官府公薦公鄉  
通知則不可必得徃之沉埋竄伏沒世而無聞者多  
矣三國以來畫疆而求畫技而用始有閎闔名字班  
班見於史冊甚者成堆珪組庭業槐棘一門數世連  
綿而不絕是何天之生材偏普於前而豐於後耶抑  
亦人物之顯晦時連之變通有適當其逢而不可知

其然也新安之在江南以山為州儒其間者是不一族當貢舉法行時方君中全之先大父廣西公首以毛氏詩策名鄉書登集英之甲科既而君父今通議大夫建德使君復用孔氏尚書為南宮進士第一於是新安道德詞章之士致通顯於時者雖多而語家世科月宦學能名必推方氏稱首銓改舉罷使君驅馳之倦既淡無宦情晚歲益貧落魄觴詠自娛以養其高年仕路比曩時閑洛又益加遠子弟浮沉里閭艱閑往來侍養何敢出口言千祿事如積二十年余以事勢推之則前所云江南士大夫生於秦漢間雖

有家門之行鄉曲之譽而沉埋竄伏沒世無聞者累千百計何足怪也而豈其理當然哉久之中全一日過余而別曰存心今者行仕矣問何以行何以仕曰吾親之名之貧之久不仕自中外諸貴僚舉知而憐之於法上大夫得謝任子許授中士之秩幸而公府予之吾庶幾其逢乎余曰是固官府之薦公卿之知江南士大夫愿為而不得者也方氏家世宦學能名其將復自中全始矣請以為賀復以為勉

送張叔夏西遊序

玉田張叔夏與余初相逢錢塘西湖上翩然飄阿



錫之衣垂緘離之馬於是風神散朗自以為承平故  
家貴游少年不翅也垂及強仕喪其行資則既牢落  
偃蹇嘗以藝北遊不遇失意亟亟難歸愈不遇猶家  
錢塘十年久之又去東遊山陰四明天台間若少遇  
者既又棄之西遊於是余周流授徒適與相值問叔  
夏何以去來道途若是不憚煩耶叔夏日不然吾之  
來本投所賢賢者貧依所知者死雖少有遇而無  
以寧吾居吾不得已違之吾豈樂為此哉語竟意色  
不能無阻然少為飲酣氣張取平生所自為樂府詞  
自歌之噫嗚宛抑流麗清暢不惟高情曠度不可襲

企而一時聽之亦能令人忘去窮達得喪所在蓋錢  
塘故多大入長者叔憂之先世高曾祖父皆鍾鳴鼎  
食江湖高才詞客姜夔堯章孫季蕃花翁之徒徃徃  
出入館穀其門千金之裝列駟之聘談笑得之不以  
為異迨其途窮境變則亦以望於他人而不知政復  
堯章花翁尚存今誰知之而誰暇能念之者嗟乎士  
固復有家世材華如叔憂而窮甚於此者乎六月初  
吉輕行過門云將改遊吳公季札春申君之鄉而求  
其人焉余日唯唯因次第其辭以為別

送五月友遊華陽洞序

松江五月友嘗為余言其先人蟾客翁萬里入峨眉  
山遇異人得道歸而授其徒有林生順衢者以歲辛  
酉遊句容三茅之華陽洞所見竒花怪石飛臺湧殿  
之類莊嚴閃爍千態萬狀不可勝紀因辭師友去不  
知所終當是時月友作詩誇餞之及他士大夫詠歌  
從史歎慕者甚衆而皆有世累不可往後四十年當  
大德庚子歲於是月友亦以其先人之道被聘北遊  
而能辭其官不拜歸錢塘城中閑居之日久矣一日  
忽過余別曰吾之奔馳泥塗霜露間雖幸而少休每  
清朝良夜思之未嘗不媿於吾林生也今將浮太湖

穿靈岩畧昆陵抹朱方遂尋華陽洞而訪烏子亦盍  
有以餞我余駭而問之夫神仙之在人間世其理之  
有無不可知就令有之則必忠孝豪傑之士然後得  
為碩寒暑飢渴衣食之欲不必皆與人同而踪跡浮  
沉顯晦自應去人不遠但人不得而窺之自余識月  
友見其論平生交遊至余所畏愛輒諄勤敦篤不間  
生死階官俸祿可以榮妻孥眩童僕名為有識者猶  
或好之而談咲不以輕意未嘗在前掉臂輕去麻鞋  
葛袍傲睨當世無枉求無詭謁以此榮其身雖塵埃  
市井烟火廬落何往而非華陽洞乎不然襟懷氣誼

有一不自得將望華陽之雲霞草樹咫尺不得至至亦非吾所得有月友姑少徐徐何如月友茫然而思恍然而喜曰吾非不解此然吾事不可止為子薄遊而歸幸萬一邂逅吾林生則亦以子語質之因書以為餞

### 送羅壽可歸江西序

古之所謂士大夫者少而學成於其身壯而材聞於其國及其老而無志於用則退而以其學師於其鄉是有以一人而成千萬人之俗余自知讀書學文以至于今所聞見天下之士大夫畧可以舉其操若今

廬陵劉公其非斯人也乎哉夫江西數州之在東南自二百年來常為文章議論之國廬陵之在江西數州常抗而先之若劉公則又抗廬陵而先之身在而世傳其書言出而人取以為法精神氣貌滿然偃薄於一室之內而環其州千百里之儒者顛倒傾動雖其怨嫉正色而不議敢為此豈苟而然哉羅君志仁壽可之居接劉公為不迹能以文得公之言而攜之遠遊於浙河之濱浙河之濱之人聞其為劉公之所與也莫不愛之壽可又能自以其詩與文取知於人人叩之而不見其窮即之而不見其矯皆曰是宜為劉

公之所與也莫不愈益愛之愛之則必有合壽可曰  
吾無意於合也吾之居吾鄉不為無樂吾猶有垂白  
之親吾所為僕而來者向也吾之至於斯也而不  
得盡其交遊吾求以盡之今盡矣吾歸也吾無意於  
合也余愛其言握其手而告之曰壽可賢乎蓋壽可  
劉公客余亦劉公客余不敢不盡於壽可為壽可謀  
凡壽可所自道皆是也竊有以廣壽可人之不得安  
於其居遠父母棄墳墓而出者非獨以盡交也亦以  
學也其為吏與商賈也不與焉壽可之遊將以盡交  
乎誠已少足矣抑以學則子之鄉既有劉公而復求

劉公於他人之鄉乎子歸而竟其學至於劉公之  
年子之鄉有學子者如子之學劉公矣譬若宗子之  
子復將為宗不亦善乎而為壽可謀之乎雖然學必  
一於道壽可盛年而時以學於孔氏之外不可也若  
劉公學成而及之可也所謂小德出入者也然亦不  
可不慎也壽可之歸也亦以請之

葉茂叔之淮安序

人性之弛張龐涼通塞無不各緣於其土俗之所近  
故齊魯多經生而趙魏饒壯士非齊魯無壯士趙魏  
無經生也舉其多者論耳天下名山大川一一起從

西北其紆夷演迤至於長淮之廣袤妖美不耕而善  
桓少塞而耐居士大夫嚴莊重戴琚劍詩礼雍容喜  
功名謹然諾以為俗余嘗官學經從見東南交遊中  
有質直寡言不事奔謁諧媚談謔者望而知敬其為  
淮客也兵興以來幾三十年加之以連歲旱蝗飢饉  
而民不移業士不廢學非天之所資者厚而然耶高  
郵葉茂叔以名家良儒為正於淮安舉余既稔與之  
善而需余言不已嗟乎茂叔往而惟母以既多者取  
足於已乎哉人有成言自知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茂  
叔之職今非止於自知自勝而已也至淮南亦披膏

傾臆盡出其蘊為同業者講焉要必有可觀者茂叔  
其以余言為然哉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四明戴表元帥初

序

送鄧善之序

大德戊戌春巴西鄧善之以材名被徵將祇役於京師於時甘泉近臣乘繼而致辭瀛洲仙官揚鑣而先塗文明星羅從徒蟻奔坂末光附餘聲之士餞善之於郊者退而無不頌善之於家者嘻乎偉哉善之其果能去此而行其志也乎哉方善之清脩苦學於隱約之中蓬門緼袍筆硯爾汝顧單力不可與飢凍抗

則曰與其徒歌吟古聖賢之說以自壯至於寒巖永  
夜聲出風雨赤日汗流而挾日不知此其堅忍強志  
欲何為耶當是時有無故而與之千金度善之能辭  
卒然而加之連城列乘之貴較其樂亦未易以彼而  
易此也及乎行名成字高卧而車馬愈喧無求而羔  
鴈自至然後岸情迎謁深衣拜聘其一時風規器量  
雍容談笑之際度越諸人何止萬里而豈一朝一夕  
能偶然哉雖善之之志初不以此也今天人之於  
飲也有飲水而樂者有飲茗而樂者有飲酒而樂者  
有俱不飲者不飲者則適矣強飲水者以茗有不能

飲水之安也強飲茗者以酒則往往沉湎醉極而亂  
習熟之久蓋有其初不堪升勺而終也能至於斗石  
何也彼其初自不知其樂之至此也善之前日之隱  
約也是安於飲水之類也崇塗方開紛華嗜慾可以  
醉人之其不一惟夫無使之沉湎斗石而亂也哉古  
之論人也自弱冠而壯而強以至於老老之為言考  
也成也他日善之取通使上大夫執珪結綬而歸而  
余野人也將賀善之已成而因以考焉三月朔日剡  
源戴表元序

送貢仲章序

天之生材猶地之產物隨其風氣土性雖窮若僻谷  
海遠野陋之處無不有焉然而非常之珍希有之玩  
口不能自言足不能自運往來埋藏匿伏積千百年  
而不得一日之遇而努丹絺漆貝毛箇括尋常瑣細  
之蓄在於國客庭宴不盡得之亦不足以備物而况  
於秀人奇士懷不可虛之藝而逢不可失之時者乎  
大江之南民齒多者以約計之郡不下三十萬男子  
幸而為儒者居千之一而幸能以名字自於通上以  
取榮祿顯仕者居萬之一其選可謂至艱而得之可  
謂勞矣萬於一之中鈍情慚億自棄者又所不笑貢

君仲璋以儒隱宣城南漪湖上余嘗過之觀其居家  
厚待鄉順怡親悌長隆師啓客而餘暇攻問學治文  
詞種上不麗於流俗然亦竊怪其天資疏通爽邁可  
以用世而若未有所營者既而有司次第其庠序歲  
月之勞以名聞於中都而將授之以郡博士之秩前  
所謂甚艱且勞之選既可以安坐而得一日囊糶秣  
騎騰飭篋筆翻然告余以遠役日奎生三十有一  
年矣平居讀古傳記見材名氣燄士必快慕之余縱  
不得如洛賈生蜀司馬長鄉吳陸士衡即取印綬節  
傳為左右侍從言論之臣尚賦當兩都三大禮獻太



平十二策遇則拱摩青霄不遇則歸耕白雲安能浮  
沉澗忍為常流凡濟而已乎余聞其言而壯之蓋夜  
光明月干將鎮鄒之氣將辭塵沙脫垢壤以發祥於  
時騰驥閃爍勢不可止如余之徒則鈍惰慚慙自棄  
往願為努丹締鉄貝毛箇括而亦不可得也人之賢  
不肖相去若是遠哉嚴裝在途酒酣氣傾書以為別

送曹士弘序

歲壬戌余初遊武林識廬陵歐陽公權先生於秘書  
之署其人清純簡重雖居蓬萊道山間而布袍蔬食  
之氣鬱鬱然見於眉睫余時年少自衒飾每從其所

歸未嘗不發漸面汗也後四年以杭學博士弟子識  
拜劉先生會益會益亦居廬陵其亦英爽峭邁下筆  
造次數千言不休而踰之無復世近軌迹至於清談  
滑稽四百鋒接一時聽之畧與李謫仙人何遠然舉  
足不忘歐陽先生十有八九語稱吾師當是時歐陽  
先生以迂廢高臥里巷不出余受劉公之愛於文字  
間特厚未幾劉公亦歸而余羊長四方之遊從日以  
汎濫其士大夫自廬陵來而喜與余交者則以二先  
生之故焉最後入太學太學之徒廬陵為多余一皆  
識之大抵其人之恢中強項敦志業而好潔修者歐

陽公之教也其人之英資高裁多風聲而精體要者  
劉公之法也願常數之為曹君學可商論及此學可  
曰子似未足以知吾州鄉俗之美也子之稱於吾州  
二先生猶以其名若吾父兄之在吾州而不獲乎其  
名者子安得而知之余聞其言殊自悔以為稍久必  
當有以滿吾志與學可別三十年余遂窮老不可出  
戶聞學可死亦久矣而始識其兄子士弘士弘者於  
其鄉之文獻靡不聞於其家之行能靡不習余於是  
不獨知士弘又因知士弘之父在其州即吾學可所  
謂不獲乎其名而人不得知之者也於乎誠美矣已

亥三月士弘揖選省戶下倦遊將西須一言似處別  
余自顧無以振激士弘而盛意不可虛辱獨叙平生  
不得於君家父兄師友者還以論於士弘詩不云乎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士弘盍歸而自樂其樹檀乎哉

送州判吳君還番陽詩序

至大改元之秋七月州判官吳侯熙載秩滿將還番  
陽州之士大夫相與祖送於西津之門既而私相與  
言曰侯之來奉化三年民安其清吏懾其明而吾徒  
敬其文雖侯之材其槩於吾州如大庭之治小姐幾  
不足勞者而出其緒餘不可測之智不可干之威不

可窮之辨不可欺之政已足以聳動其僚而為惠於吾人亦已厚矣故當抗旌結轍指揮詰斥風迅雨疾諸葛公之部伍位置取諸其胸中而措之也及乎藏鋒歛穎韜潛謹飭冰凜矢直邴曼客之浮沉小官潔身寡過而求自免也迨至端毫振擯周遭整刷春旋摳撥陶士行之勤勞筋體頗有所儲以待用而不敢惰也嗚呼吳侯持盈而來奉初而還權雖薄俯仰無所怍祿雖賚身名無所奪視同時前後得志不得志蒙瑕累玷有幸全者有能若侯之浩然去就之間乎於是代者未至浙東都刺史按州大點汰褒勸甄侯

行能委以讞核符移叢湊侯意亦似頗有激勵而官期滿矣乃相率作為詩歌以發其未盡之志以樂侯之行而慰州人之思也昔者桐鄉遺愛踰於家祀襄陽耆舊兼載名宦今而後吾州父兄弟子弟見山川草木誦侯之篇章經地臺館舍想侯之為人自不能以忘侯抑侯之去吾州其能以遂無情耶其年八月朔日序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

古人人有視其世為不足居而忘之者其次有忘其鄉其次有忘其家其次有忘其身其達之有大小故

其忘之有輕重固也夫物莫著乎天地之運事莫甚乎古今之變今有人言山川之崩竭日月五星之隕蝕生人以來為衣冠為血肉為君臣為鬼域廢興治亂之故徃々嘗試而道之人亦嘗試而聽之有人曰我能蹈死如蹈生受危如受秦聽者必曰是恠人也有人曰我能捐貨財遠妻子離鄉去土而不戚聽者必曰非人情也是何達於大而不達於小忘於重而不忘於輕欲蓋推其遠者易為理處其近者難為情也余於趙侯學古之歸於永嘉也尤有以動余心趙侯生於神明之胄長於貴戚之里策名四十年不求

人知白首下邑仕違其時不矯不阿陳才遂去嘗窺其為人殆非有意於斯世者客食持久悵々然無所歸問南東行者知故廬先墓獨無恙而父兄子弟盡矣輒仰天發泣不自禁一日修羸勝約敝篋成陋車弱僕告行於邑中三四儒者噫嗚唏噓悲動路人嗟乎趙侯人生離合之懷他日常有如此者乎余家世剡人幸既得一區於剡源之上筋骸方強法當傭耕以供三老人養具語不云乎人窮則及本勢使然也趙侯之鄉不得在永嘉而以永嘉為歸亦值其窮者官學可息合并無期趙侯歸而自愛強忘以光晚景

所謂不忘其身者非全之之謂也力業以訓子孫所謂不忘其家者非私之之謂也敦義以厚風俗所謂不忘其鄉者非容之之謂也雖然趙侯行矣邈侯之心其不可得而忘者寧惟是三者而已三者不忘而曰能忘其大者是能忘於言而已苟可得而忘於言雖是三者亦可忘也於是諸公載酒餞諸邑南門而余為之序

送老甘秀才序

人幸而得至於老又不幸老而窮此人情之所矜而不敢愬然者也故先王之時於其老也有祿與位者

尊而優之無祿與位而窮者存而矜之然其人必皆有以自重大之典章辭令必有可以備咨訪次之詩書學問必有可以教導其鄉里之弟子惟孤窮廢疾無所倚賴然後姑仰食於有司而盡其齒然亦未嘗使之生缺其養而死失其歸也後世籍無齊民人一老而窮則為人所賤而老者亦氣昏志阻不敢與強壯齒儒窮尤甚余來上饒之明年有池陽甘中立以行卷謁余於學宮即之貌枯而行腴學專而思宏與之談於易書以朱程邵二家先後天之義涉獵貫穿於蒼雅以來字畫形聲之清濁輕重推索邃密蓋江

東之衣冠盛時一種高人奇士之所傳授中立嘗私  
淑得之而徜徉山林鄙棄科目其動心忍性之日亦  
已久矣自余之同業者所嘗還往皆敬中立而無以  
療其窮中立浩然且將入閩余評中立非氣昏志阻  
者閩多故家去中都進趨之途遠至必有學徒築館  
重幣而相迎於武夷雲谷之上益養聲實樹門戶俟  
著書成藏之多山傳之其徒視世間虛有祿位而期  
頤婆娑黃金輿馬淹日暮無一名可論者相去豈  
不遠甚哉

送宋吾省序

始余讀史記見蘇季子出遊時洛陽人舉啗之以為  
捨本業而事遊說非其土俗韓淮陰無鄉曲之譽不  
得推擇為吏遂去竄於俠徒嘆曰此猶先王之遺澤  
也當其時使有權力氣誼者一人焉能時其緩急而  
馴養其才技以為良能則二子必不至但如今日之  
所驚異然二子非更困苦險厄何由肯自激發將終  
身俯伏民伍而已以此知徃古士大夫所為多才而  
寡過非賦性之異亦有以成就之也信之為州以余  
所知名賢比之而有渡江而來中原故老無不抱恨  
長息於此故其俗敦儒而喜義慕名高而重客施銘

山宋吾省自余之息肩無一日不相往來蓋家世為  
儒久矣嘗以其文藝受知於名僚貴將強之出因浮  
沉斗食佐史間不出鄉而養親結友之事粗足是既  
能清純自重而秩滿當調後無以自拔此非有權力  
氣誼者之貴而謹乎吾聞吾省天資蕭爽居財殊不  
吝溢其與於人已多人不當為吾省惜屬有行役為  
畧書所聞於古近之故贈之且以為吾黨勸焉

贈曹子貞編修序

天地之氣發於山川風土其雄深渾厚平原鉅野洪  
河喬岳之類往々皆在西北而友條餘委散之為清

纖峭麗竒偉瑰秀若康廬九華桂林天姥瀟湘彭蠡  
若耶采石之勝皆在東南豈惟山川風土為然世之  
君子詮量人才之性氣質亦或以相擬是故有適然  
而然者矣惟夫通人碩儒強志力學之士則不係於  
是故太史公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稍長大即南遊  
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以廣其記覽吳公子季  
札雖早集文學而不憚比遊齊晉魯衛諸國日與賢  
士大夫講論以求去其陋固蓋不以生而受焉為足  
而他復有以成之耶余之猶愚生於窮海之濱長於  
憂患而漸老於貧賤其足跡之所經遠不踰荆近不

跨越其耳目所悉不過尋常穀穀之內無異通解其平生從遊則又可相高者既不吾屑卑下者吾亦不屑之是真自棄而無望於斯世矣獨時之俯仰方冊見六合外事及間接古名賢人晤語如搔癢沃熱聊復少自快意而已庠子之夏有中都官敝羈羸過余錢塘逆旅揖之氣溫而貌嚴叩其談引古今繩墨灑灑然數千百言不止質其居之東平諗其官太史氏之屬請其姓氏曹君子貞也余驚喜願交之久而讀其文屬辭莊屈之潔析理孟荀之達而比事左班之覈也噫嘻若子貞者非余之所當朝親夕習以求成

其才性氣質之不足者乎抑余之願交子貞知子貞之於余亦有不能忘情者烏而為子貞難為余易也何也余之猶愚長於憂患而老於貧賤者也陂渠之水瀦之以自濡雖亢旱猶可後涸注而決諸遠則不如天雨之澤徼服處廬巷人皆異之徙而居高指目多矣愚之猶愚瀦波渠處閭巷之類也若子貞之道方當行遠其勢不登山不止而安得不謂之勞於余哉雖然子貢之勞猶能成余余非能成子貞者子貞家有賢父兄而所居東平今為儒府諸老先生方以類相先後進用於朝子貞往而試以余言諗焉無况



豐於名必豐於其所可名無必克於其欲必克於其所可欲徐行而敏視多藏而善出是其學也倘廢絕乎異於今人之所謂學矣子貞曰唯之因以為序

### 贈黃彥寔序

自老莊氏憂身厭世有不願為材之意而世之闡茸晦昧者抵而逃焉於乎是何不仁已甚耶天之生斯人苟不使才者率之則如勿生耳才聰目明人之不可無耳目者以其非是二物則徃之陷而入水火今日我之耳不願為聰我之目不願為明其不為廢人乎若曰聰不必至於聰鬪蟻明不必至於燭淵魚

則懼於聰明之過之論也而非遂以聰明為不美而不為也畜馬願其善走畜劍願其善割者馬之材在走劍之材在割也有惡走之驟割之鋸而寧德土馬木劍焉不可也余少壯時州之慈溪有黃東發先生以經術行誼政業為江南名鄉緣桑梓故每與余評覈古近人物以為士之生世誠不可無材蓋當時方以闕閱科舉取士幸而有父兄之素場屋之目即拔援而試之試之以文墨記覽錢穀獄訟之類俱不可則名之曰道德展臂雅揖垂紳緩趨浮沉談笑群眾中不失繩墨則咎責不加而品級馴致惟先生輩起

寒遠宴用所長取諸於人寸量尺叙然後至故其語  
執之良堅後生晚學化之亦皆矯然有自勵之色而  
先生歸而私督其家庭子弟者尤嚴於他人先生沒  
二十年家單仕絕四壁不立平時炎門赫族勢當同  
漸共盡而子弟乃於中間方以材著大德辛丑之夏  
遇宣城校官字彥宴於杭問之先大夫行藏本末無  
不習問之古今學問文獻無不貫至於雄篇雅章機  
春穀奔竒聞異解蹊通部屬一一去人甚遠茲非天  
之所生為家庭之所成者然耶以斯人之窮望於吾  
徒甚急令即用材又可得無耶雖然古人之材日事

而見其未有事也如無材然彥宴之劍與馬惟謹毋  
使人畏其鉛且驟而益務藏聰明以待事至而出之  
何如回宣城見王敬叔兄弟尤取材也亦以質之

### 送龔子敬序

大江之南土連吳荆當春秋時能以言詞問學通名  
中原者謂之竒人漢晉以來弓旌之聘軒輶之傳無  
日不以山亭野郭間由是功名馳驟之路繁而隱逸  
稀矣天豈惟人物懸絕如是凡壤地所生名材異室  
犀魚孔翠鮫魴火浣之幣空行人語之畜形容不經  
見於前世者無不爭先自獻以充明堂之職貢豈造

物者固使之然而勢不容不然耶近日之江南又異於昔人物磊落者十數公則皆出於舉科科舉不足論論科舉之得士視春秋漢晉諸所以取之功過猶足以相補而世嗤之不已非徒嗤之且群詆族誹之惟丹陽龔子敬過予与之商略此事犁然有當世之心者蓋予教之學淹通而鎮實據古而少尤今其先人大父復俱由科舉出為名公卿賢師帥童州之軍珩璜耳習龜組目饜及今春秋鼎盛廼方從于大夫率馬後欲觀上國之光此雖余輩累千百無足數而能見容乎抑子敬與余皆南產儒者浮沉里巷居常

自諉不見用故每事退縮若無所解設見用將何以別異於人乎言游之絃歌也而慕之者復為魯恭卓茂屈平之詞賦也而慕之者復為子雲相如以風土評量天下士幾於自狹子敬努力為江南吾黨一出亦使四方諸人有所慕學於家庭談於庠序者非空言矣余雖不能尚攘臂企趾為子敬助喜云

贈相士歐陽生序

壬戌歲余始自杭歸鄞識長沙歐陽生於鄞侯劉潮奉席中歐陽生善相人人之欲問歐陽生者爭慕先得之越疆而招排闥而入幸且至則脩衣冠振顏容

候其一言以為窮達當是時歐陽生之裝未解而他  
候其門者已若于人矣既而亦從劉侯來謁余、驚  
而問焉歐陽生曰不然吾技人也吾之技以達許人  
而心之所不賢多於術之所取者不可勝道也以窮  
許人而心之所賢多於術之所黜者亦不可勝道也  
用此雖屢許人人不以為誇而術嘗不貶余深異之  
以為生非技人也其言近於有道之言也自是相濶  
十五年余以憂患因絕傭書於鄞而生適復來當是  
時鄞之人舊識生者皆無存存者往、病廢先業求  
昔之所依以為光華如劉侯之徒安可得哉人皆為

生悲而生夷然不傷於懷不惟言談趣尚若有得乃  
矜力趣鏘矍鑠比於劉侯之席軒健似復過之嗟夫  
歐陽生真非技人乎哉真吾所謂近於有道者乎哉  
吾聞古之善道術者若巫咸之於卜扁鵲之於醫皆  
能相人得其道而不善用者為京房郭璞生於母數  
數於行乎生之來杭有學士張鄧二君皆因之以書  
余未有以復也生歸杭先以是似之

贈談星者謝生序

余十八九時遊杭杭故多技術家其用星曆纏度去  
來逆順言人災祥貴賤以徽名逐利者甚衆大抵重

簾複肆業愈倍則愈貴重不可襲有歐陽可山栖  
自江西來白晝侍官墉設案席夜即篝燈露談市中  
余間往聽之術與衆星翁異往々雜取五行生剋制  
化之說士大夫既相駭惑而衆星翁亦共排斥之以  
為何必乃爾可山翁曰我術誠不能強人然不出三  
十年必當如我說也余遊戲猶記其語越十年去杭  
又二十年再過之舊所接識人物一一無復存者况  
於可山之徒復何從物色於是後一輩談星家無高  
下例以五行生剋制化為斷如兵法吏律從之則協  
於筭違之則謬於測雖不識可山翁者靡不悉然余

驚嘆錯愕竟不知可山翁之語何以如此驗也東山  
謝生亦學可山之術加精審初聽似任心輒發及揣  
摩其禍後當如彼其福後當如此無不應其屢寫所  
經裹囊掘券以候之叩門恐後噫可人哉謝生之父  
於余為同產兄弟本業儒々無所售而出於此其意  
若以余為覆車之戒獨感可山翁之自信不以勞窶  
廢阻卒能使人專用其道不疑非近於古之身死後  
立者耶而吾黨何為乃獨不然因為遂書所見勵生  
且以自勵云

送李公度歸三茅山序

余兒時聞江南山之美者曰句容之三茅有鄉丈人  
趙君躡字立道年三十以閹閹薛翰志節當得美仕  
一日棄其家徉狂出門而逃家人莫知所之也徧國  
中物色不能得一老嫗云是子他日數言三茅試依  
其言求之使人至三茅夜半見一燈熒林薄間穴窻  
窺之果趙君即不敢驚問明日益以數輩破產挾持  
登車趙君不果逃然歸家無一日不恣念三茅怨其  
家奪其志日必殺我竟以此快之得疾余嘗疑之趙  
君非徉狂迷惑者其意殆與韓退之登華山不返事  
相類耳人仕宦妻子豈無足樂必其山林丘壑煙霞

水石之適什伯千萬相遠於此然後輕性命而求之  
古之達人奇士一牽於世故欲有所建立則不暇得  
而偶念之者又耳目隔遠知之不深或知之雖深而  
制累窘於力與不暇知耳故如趙君之損身行志世  
人往往驚駭以為怪事必若神仙隱逸方外之流無  
仕宦妻子世故於心然後有暇而深知之余未三十  
亦嘗以科舉得官道過三茅之鄉望其山而不得入  
竊有愧焉癸巳之歲於是年五十衰憊退情無復回  
方之志忽與道士李公度相遇於鄉城問之自三茅  
來欣々然有令人駕青牛騎黃鶴之想而公度方以

名字通籍金閨平生學力諸貴人頗有知之聞者則  
三笏雖佳將亦非公度所得有嗟乎異哉夫三笏之  
於世有非蓬萊崑崙方壺圓嶠如道家所言之恍惚  
難至也而求之不能得之者不能有是豈不係於  
人哉公度勉之歸掃其故居余遲十年之力俟諸兒  
勝門戶當杖藜芒屨訪君於東岡西澗之間尚未晚  
也

送郭以南為道士北遊叙

天地清明純厚之氣鍾而為聖賢於世使之自養而  
養人者皆具是亦可謂幸矣而世不可以數遇也

於是乎傑裂四出散而為異人奇士沈埋隱伏於山  
林岩穴之間大之或有時而名世而小之亦能為高  
以矯俗吾觀古之崆峒鬼谷之徒踪跡崦嵫言行談  
誦往者皆是而李唐以來數百年中雖以賀知章姜  
公輔鄭遨之高才絕識動輒離家棄俗悅首去為黃  
冠師大丈夫至於不得行其所欲而縱橫恣睢無以  
自制何往而不可寄其身哉永嘉異時為公卿淵府  
一闕之聚十朱九紫郭君以南於其中以明經崛起  
自負朝游嚴徐之庭夕造金張之邸無不獲者年運  
而老憊然不免有霜露憂則投章甫列逢振遂一往

為老子役若終身為既又憧，然有嘯蘇門棲松高  
遊涿鹿之想人皆疑之余獨竒之以南者蓋余所云  
縱橫恣睢無以自制焉者也資之自養既不足求之  
養人亦不能之餘焉者也雖然以南者儒也儒者之  
道行如龍藏如龜夫龜惟不食於人故能全其生龍  
出而嘘百川雨八荒其太也人不得而知之以南太  
而簡其資之以為食者慎其見求於人者其行也其  
藏也雖微老子其誰曰不宜

送慶上人謁陳使君序

人惟負超曠逝遠之志者必有事乎遊然而入焉不

無累身於出焉不能無以累於人則雖善遊者吾猶  
病焉斯二累咸去矣徒遊而不得其所為遊則雖胝  
行竭足役，於道途之間祇自弊耳鄞為東南斗絕  
之處壤地相接而山之最名者曰天台曰厲宕生東  
南不得一至焉以為闕故凡懷章之吏彈鋏之客莫  
不顧睨軒舉指為先登他日群而質之得至者十無  
二三焉是非有遐彊絕壤之隔也亦非有其志皆不  
足以為也也更遊者以更累身以客遊者以客累於  
人故非惟不能深知之或知之而不暇踐也惟夫浮  
屠氏之徒意往而輒至樂極而如忘彼其捐父母棄



親戚視吾世如附贅懸龐而不之省也糧糗不待頒而給役使不待具而佚將何行不可遂而况二山之  
大牙吾邦乎是故非吾徒之所能然也雖恣為彼之  
遊則易然為彼之遊而卒無得猶無遊也慶上人告  
余行將畧天台而窺於雁宕也問其故曰吾志於是  
久矣日吾有母養不得出今則鄉之戶部陳公適為  
其州焉夫慶上人之遊賢於他浮屠矣陳公又天下  
之端直博毅君子也子行矣必有以教子矣斯遊其  
庶幾有得乎

送恩上人歸雲門序

人之情莫適乎得其所欲耳目之適於遊心體之適  
於居尤人之甚欲者也然至於權足為力足行而有  
得有不得焉而後可以言命昔者嘗怪齊景公以賢  
諸侯欲一觀轉附朝儔而其臣有流連荒止之諷謝  
康樂韓吏部以名士大夫一欲臨山出海一欲離家  
棲華山而諸人驚惶駭愕防之如觸禁犯毒乃若山  
林避世枯寂之徒輕裝徒步欲行而行欲留而留畧  
造意即得縱恣於所如人情之疏通滯碍果各係其  
逢執東南之山卓然以名跡著聞於人人所慕遊者  
不過二三十里道之相錯遠近不過數千由浙人言

之雲門最有名最近彼其左台右剡前沃州後天姥  
遊者宜不可緩他日諗其人百不能一二至有覺思  
上人字以仁自四明脫髮即往居之為上人喜上人  
曰吾何為拘於此肩一簷緣石橋循鴈宕出金華  
洞過天目拂靈岩虎丘浮金焦仰鍾阜沿瀟皖投康  
廬二林久之略大小孤挹九華窮其勢遂將摩洞庭  
跨巫峽歷峨眉望崑崙然後返豫章經衡岳縱觀於  
蒼梧之野無難也已亥秋忽相逢西湖南屏山下曰  
吾遊倦矣吾思之使吾有以自適雖居雲門可以遺  
吾老無所適雖日遊萬驛未見多賢於吾雲門者徒

勞苦耳吾行天下有詩累百首平生高交友滿江海  
今亦掛不念顧歸而見雲門花木樹石皆吾飲食臭  
味見雲門風林湍瀨皆吾聲音器玩見雲門烟霞天  
露皆吾囊橐儲饌見雲門禽虫魚蟹皆吾過從還往  
外此吾何求乎而復何恨於乎噫乎窮人世之適有  
甚於上人之行留無滯碍者乎上人之得於天也厚  
過於人也亦云遠矣若余之區區固非有封疆之責  
軒紱之累所居去雲門東無十舍鳥道一宿可至秋  
高山中熱時上人為我取葛翁泉釀酒數到酌行蕩  
濯五臟昏垢遂與上人尋大令之故踪歌徽公之遺

篇陶之乎冀之乎喜而遊憊而休不亦可乎士人胡  
盧而嘆余亦醜縷而書以為之序

送子儀上人北遊序

自中州之軌道通而東南岩岷島客無不有彈冠濯  
纓之想彼誠鬱積久而欲肆其揚之者也然皆不能  
無所誘焉其無誘者雖使周穆之御談廣莫於前楚  
國之卿夸侈靡於後聽之舜如也故余窮居二紀以  
來多喜與山林世外若為浮屠氏之學者相往還以  
為樂庠子之春有越僧儀者訪余錢塘吳山授徒之  
舍貌甚慈辭甚文氣甚肅曰吾將北遊余聞而異之

儀公曰君勿異也吾之遊無所爾於彼蓋吾居越吾  
於世泊然草衣木食而已矣長能遊之南天竺視南  
天竺猶越也父而得一刹餘姚山中初至之日山焦  
然為之五年而山麋然之吾視之猶南天竺也徙餘  
姚得天台之瀑布瀑布吾所未狎吾視之亦不過如  
餘姚山中耳顧為瀑布則有瀑布事之有當北遊  
者吾為瀑布遊且吾聞蘄丘之陰涿水之陽有五臺  
焉因得一寄日以攄吾懷則亦幸甚而吾何知所誘  
而君復何所見而異乎於是余為之懽悅自失不獨  
悔余言之淺且益信夫世外自有所謂曠達知道之

士而真不在深藏固閉以為高也於其行書之以為序

朱尉開伯求壑親費序

朱開伯承孫在吳鄉為故家子孫人無知者已已之歲表元入館下同業生以其居於鄞也往問識朱開伯乎則對曰不識每問皆然其知者諱之曰開伯學行在其先出宜不相接其少年者見輒啞然而笑表元然後始愧赧羞伏知其學之陋也蓋開伯之先世居同鄉西漢時名邑者為吏而有德於民遂家焉曰後世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民者也歷千年世緒

不墜建炎之亂衣冠播越始有散而入浙者而紫微公新仲遂為鄞人紫微公文章道德載在宇內聞公之風猶師慕之況其辱居吾鄉乎吾之愛其人也及其胥及其樹及其屋烏況其子孫乎表元既感於同業之言求交開伯甚決時從開伯誦家世所聞皆浙中士大夫之未言者其淵源本末可攷不誣獨以父兄樸學不肯隨時作纖巧語故短於爭名他人或鮮知之雖然其家世則容有知之者矣表元得一官即失事開伯亦抱會稽之牒而居桐、烏窮相似也丙子之禍表元扶三老人走三州五縣犯死道數十

越多年賴一親戚物色得之天台山中援之歸鄞久之益困謀居浙河之西又不可則遷而歸烏石又謀還剡以開伯之舊也往別之及門見伯方儼然負其齊衰經失聲而哭其母却立俟其氣定問之開伯咽而言狀而既曰吾門不開三日矣誰為吾來者問能斂乎曰幸斂矣問能塋乎曰吾無資也而何以塋問有以殯乎曰吾哭於斯非吾居也而何以殯問有為子之喪者乎曰吾鮮兄弟也而孰為之喪問有賻乎曰吾羈旅之人也而孰為之賻表元聞其言持其手泣益悲之日若是固朋友之職也為之留行而圖之

為之經紀為之告於人而人不知戚也返而告之曰是表元之未至也天下之物苟以其力致之者吾不獲也天下之事苟以其誠持之者無不集也天下之人苟以其已動之者無不應也今夫端居而簡重守讓道而不求者士之節也不愛其身嚴其親之終力盡而繼之以死者孝子之義也昔者子之先之居於斯也有其故矣則亦惟我禮義之邦有周於德而恤人之不獲者故輕千里而長其遺息於此今其居蓋過子之門者其先人皆紫微公故所等夷者也且子惟不願知於人則何自知之今有所居而求焉而

有謂不知子也者知子而不能免子於不考也禮義之責有所歸矣開伯曰吾心悻悻然安能為之辭於是退而次第之且係其私於開伯者以為之序

送鉛山王亦詵歸鄉序

物之能為其類之宗者必異世言鳳飛而群鳥從之以萬數世固未有識鳳而見其飛者也誠使世之人嘗見有異鳥而其群萬數從之則豈不駭眩而反以為怪哉或曰彼為鳳者固不願人之駭眩而異之也故其名可聞而其身不可見不然方見異於人之不暇而何以能為宗庠午歲揚子江漁人網江得大龜

長一尋擯之以進畜水聚小魚千百擯中魚湊集龜口旁若拱伏聽令不敢言兒童強徙魚置遠處終湊集拱伏如初禹貢荊州九江納錫大龜以其地攷之良近然注家說大龜統尺有二寸雖古人亦未嘗見大龜如所過於漁人之擯者也以龜之易獲不可見則其不足以識鳳固宜孔孟荀韓於之儒其當為宗何以異於龜與鳳然方其存時從夫子而遊者去來之大畧不過三千人孟荀加少韓之門不叛去僅六七惟其久也人始聞風而宗之此一聖三賢豈翅然欲見異以取眩駭於天下之耳目直不忍孤守已

道推而同諸人耳而柰之何人不可得而同也鄉愿  
流俗揚朱墨翟釋老之同鳥鳶蛇蚓之同也群然而  
飛群然而游又群然而止而已矣余初學儒時見世  
之慕利達者宗科舉科舉初嚴慕名高者宗隱逸隱  
逸之視科舉有間也當是時猶各有大儒遺老有名  
寔者為之宗學者賴以不散歲月推遷心志變化昔  
之為宗者且將銷鑠就盡而士漸不知其宗吾為吾  
道吾類惧焉鉛山王詵遠學於余期月歸省親請益  
余書此說遺之余友李君明通釋褐大學第一清修  
博學高文章亦詵之鄉之龜鳳也亦因以諗之何如

大德己亥十月望日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送柳道傳赴江山序

古之用人者權尊而法踈權尊則易取人法踈則人  
得以盡其材吾觀周官六卿屬吏多出於其長所自  
命漢晉之相沿三公皆得開府收召名士故薛宜有  
欲吏來雲之嗟而桓温亦以能容孟嘉為喜然初不  
聞於庠校師儒之員有所辟置惟其學行有稱於鄉  
則人自聞風裹糧而從之此非獨其人之難而道固  
不可易而屈也科舉興銓格密其說先裁之以中人  
以下可能之文藝然後拘之以愚不肖易成之歲月

以至江南異時自通令守丞主簿尉若錢穀刑獄諸僚若州縣學官注調一決於遷部法不可謂不陋而人情徃々不難於為通守令丞諸僚而一聞師儒之號雖百里之學亦趨趨畏報而不敢輕赴彼誠知夫通守令丞諸僚不過簿書胥史勾稽剖折之類而師儒之職有不止是為者則法之所及不又係乎人之自為之歟屬者科舉之弊既除諸選猶守銓格惟縣學官以其秋早付諸下大夫之領之者使得專置有志節者或恥為之而官益不重大德庚子歲吳楚閩越士待命於中書行署行署長取其闕升府俾宰士

捧牒以次禮進其人廷授之觀者以為榮而吾友金華柳道傳得嚮之江山為江山固嚮佳邑氣清而俗簡青僚使客車馬之跡罕至道傳又金華良士攻文章通記覽不患無以盡其材昔夫子嘆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憂好學之不至道傳徃而以好學鼓動江山之人道之成也豈惟江山聞江山之風且將四面裹糧而來於以為明時興文美化之助以成諸公能取人之名不亦可乎道傳曰唯々

送鄭南仲赴昌化主簿序

合天下之官自宰相第而下之至官於縣而卑心矣



合一縣之官自其長茅而下之日宰曰丞曰主簿曰尉曰巡徼而卑心矣然尉與巡徼雖居主簿下而其職專權行勢伸勞不與縣相混主簿雖尊於尉與巡徼而職不專權不行勢不伸勞多而責先處下而辱近故有志節者或憚為之昔者余與友人鄭炎南仲相遇於吳楚之間每酒酣談論此事南仲於時慷慨喜功名不免有干祿意則為數嘆息不置南仲本閩中佳士年甫冠屢用其長枝角於有司屢為數萬人舉首又進為國子生文譽益震至是諸公頗有知而薦之者竟用其力得湖學教授南仲喜曰吾不能

忘祿而為此然幸而得免於前者之嘆及既為湖學南仲不惟能自軒奮不失已而已凡大僚貴客東南行者皆輟車屏從先願納交於其門於是人之慕南仲者皆脫塵而仙簿書繁楚之吏欲為南仲而不得者若坐重淵而仰青天南仲益自喜為之數年於法不得不調再謁於天官而有昌化之拜嗟乎南仲今日復欲翱翔嘯詠洋洋然以儒者自命如前日湖學得乎於是人皆復為南仲嘆而南仲亦不能釋然以問於余曰南仲無嘆也南仲前後所居官異而南仲之所自為一也前日之大僚貴客願交於南仲者

亦非必以其官也。今之所見勞多而辱近，有尉與巡  
徼之不如者，其官之卑而非南仲之所自為也。南仲  
行矣，母以誘迂，母以脅阻，余聞昌化山水之窟，風淳  
而土美，士大夫非樂靜慕奇者，不至將有憐子之才  
而援子於窮遠者，如湖學之知子者矣。南仲平生同  
志者，遂各為詩歌以壯南仲，而謂余與南仲最舊也。  
屬以薦序。

戴剡源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十五

墓誌

安陽胡氏考妣墓誌銘

曾君墓誌銘

吳君墓誌銘

楊氏考妣墓誌銘

游縣丞墓誌銘

故玉林項君墓誌銘

故禮部進士徐君墓誌銘

第六冊

游鄉貢墓誌銘

卷之十六

墓誌

吳孺人江氏墓誌銘

單君範墓誌銘

趙君理墓誌銘

陳府君功父墓誌銘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誌銘

故道錄章公墓誌銘

康濟甫墓誌銘

故瀏陽教授李君墓誌銘  
樓府君墓誌銘

卷之十七

墓表

墓碣

宋氏墓表

徐使君墓表

五山陳公墓表

墓碣

徐耕道遷葬碣

周府君碣

卷之十八

題

題繆氏族譜

題新刊袁氏孝經說後

題徐可興詩卷

題呂復初所藏大父放翁二詩卷

題寶葉真

題獎孝詩卷後

題董彥醇詩後

題趙考成遺事後

題姚秀宴家藏陳所翁畫龍

題坡書歐陽公鴨鵝圖

題蜀蘇氏族譜後

題天台吳康肅公家所藏朱文公遺墨

題貫休畫羅漢

題鄧秀才臨蘭亭小本

題秦景山遺稿

題曾道士祖師詩卷

題王秀才靈山籤詩

題趙幾仲詩編後

題畫二則

題盧鴻草堂圖  
題陳留仇仁訓子詩後

卷之十九

題

題趙子昂摹龍眠飛騎習射圖

題唐明皇聽樂圖

題洪崖圖

題怪木踈篁

題石鼓考

題蘓氏三帖

題李端叔帖

題趙侍郎誥

題渡江諸賢帖

題方公刪定家藏諸賢墨蹟

題王初寮家帖

題晦翁書坤六二文言帖

題陳了翁合浦與弟帖

題翁舜浴所藏文丞相梅堂扁

題王希聖續漢春秋後

題茅生刻字後

題王理得山中觀史吟後

題陳強甫樂府

題陰符經後

題趙子昂琴原律畧後

題王微仲孝弟類編後

題大學登科題名後

題唐師善談

題沂州先賢攷

題雪竇行紀後

題李常卿試稿

題提學陳侯講義後

題徐山長講義

題王教授清湘講義

題陳獻肅公邦彥遺事後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四明戴表元帥初

墓誌

安陽胡氏考妣墓誌銘

大德壬寅歲余來錢唐授徒且五年識安陽胡士謙於中書行署恂然儒也於是諸公憐予老而加窮薦授之一官將行別士謙則方員其齊衰經在苦塊之中越再旬友人以其母夫人行述來謁銘且曰今將奉柩歸以明年癸卯秋八月二日合窆于安陽柴庫村先府君之兆惟先府君之死與塋處益不忍

言幸哀之而併銘之按府君諱泰字通父胡氏夫人  
王氏俱彰德安陽人胡氏世長者至府君父諱仙當  
金時選充行軍副統壽九十而終生四子府君於次  
在三資持粹厚幼好學遂通瞻經史居家庭鄉閭以  
孝謹聞嘗典掌本郡財賦有貸府君私錢踰期不償  
者一不問比其死携券對几焚之至元十一年以差  
籍從軍南代道遇士卒急難常挺身抹護全活者甚  
衆謂人曰此輩皆此方良家子弟設不幸不以正命死將  
何面目見父母妻子乎十二年守鎮黃州克管軍  
總管府知事十四年夏五月司空山等寨賊發劫

黃州吏民驚散府君獨誓死不去仍以義倡其衆力  
戰拒守少頃賊來益多遇害夫人父諱聚清慎無遺  
資夫人當筭為擇良對得府君壻于家府君死黃  
州時長子方十六歲益也次子康教方十三夫人當  
盛年以貞節刻若自勵日夜力鍼紉機杼取其贏供  
師資費二孫賴教督皆成人康益今以行署秩滿授  
從仕郎淮東淮西道宣慰使司都事康教浙東勸農  
司書吏意天之念之幸而及於官祿得以婆娑壽考  
酬其前勤而夫人苦風濕疾以去年辛丑歲十一月  
三十日死矣嗚呼茲豈可不為嗟傷惋慕而慷慨引



義節如胡氏考妣者儕之古烈丈夫烈婦疇不謂宜  
哉府君年四十四夫人年六十四孫男二人曰怡曰  
默孫女三人 銘曰婦義於後夫忠於前嗚呼此安  
陽胡氏一門二烈之所尚百年千年無震無騫

曾君墓誌銘

江西之曾以氏雄者三南豐其甲也有居金谿之眉  
東山曰曾君叔翔父其先由南豐徙余遠不及識而  
讀其狀識君所從遊師友若周義山吳允文之屬皆  
東南知名氏即君之器業淵源風采因可以次論焉君  
諱一鶚字叔翔父少亢爽有奇骨曾祖琳祖次點父

東山居士洪世以問學相授居士既蚤夜最君子家  
稍長遣出使縱交聲漸氣靡靡不通究時方崇進士  
舉願於此不得志雖豪傑無以自振儕輩十五六通  
顯矣君浮沉其間不倦不惑然性明決常高持風裁  
見鄉人過誤多面折少容貸及有不能可否事質成  
於君是、非、應、口、剖、折、聞者犁然而服也母胡氏  
卒居士年漫高君承薦寢膳冬夏溫清晨昏起居  
無違禮居士壽考令終而季父病奉季父湯藥如居  
士時事兄順家事諮而後行撫諸弟友愛有善獎之  
少不謹警之患難則扶持之延良師淑二息族子弟

有佳質示糾收之治家嚴內外而好客恢疎樂易留  
連詩酒頽然竟日人莫測其雅量鄰有急難赴之恐  
後至調窮賑乏尤不靳丙子之潰所在無寧居民或  
相壽張為開君以靜鎮置衣冠細弱依而全活者不  
可勝計他日居士瘞送車縞素傾材空郭出纍纍百  
餘君不啻皆前日受恩客也其閑居不言而教成無  
權而惠行往類古義烈士去家五里所得萬石塘  
林壑盤蔚有鶴巢龜峯之日君築室其下扁以龜鶴  
隨隱義山諸公嘗為賦詩甚奇並溪種梅示號梅溪  
翁琴書壺奕將娑娑以延老至二十一年正月二十

七日遂卒之日遠近士大夫知君者舉痛惜之嗟  
乎使翔文君當諸公無恙時亦策一名不過隨例如  
是而止今諸公所成就幾何叩其顛末有不忍言而  
君生有及於物死無愧於已詩書滿門哀榮稱情非  
天道有以伸之而悲乎君前卒以歲除夕得疾越一  
月少間家人以為喜忽索筆疏遺言戒子以不可忘  
清苦虧友讓意及勿以緇黃亂喪禮凡累十言及三  
日而瞑年六十有一娶陳氏先君三年卒子男二起  
東起南女二長適承務郎慶元路治中張與紹次適  
倪清孫男五鏗鉞鎮錡鏞女六長適倪詩次適陳聖

廣次許適吳相孫餘尚幼諸孤以故塋緩大德六年十一月乙日始克定于里之流光亭陳夫人祔銘曰鶴以羸存龜不利支犇予與偕藏予今復安云昭之熄潛之獲既謚維茲幽宅

### 吳君墓誌銘

君諱崇字景崇吳氏饒德興建節人建節之吳唐宋逃黃巢兵由歙徙美樓居號樓下吳家環樓下數里間至今祠所謂吳尚書其遠祖也曾祖俊章祖次祐父應辰贈承務郎承務公性冲靜生二子長安行以詞賦中甲戌進士科調信州貴溪尉次即君少警敏

甚母劉夫人尤愛遂早授勞事以逸親而縱其兄使專意文學家本儒儉自君為之懇植日增綱紀日飭奉養日具迨於晚年遂成高門簪裳軒騎熙恬往來詩書豆觴談笑辨集愆々兼令人忘死生之憾興廢之戚才乎剗樓下居皆毀改築柏水柏水者務承公本生家徐氏丘隴所在也於是君年高經營滋疲諸人質成徼施者四面而至然平居最急義伯姊難嫁傾其私裝女甥無依鞠如己息他恤孤撫弱事聞無不為嘗自書一編述大意示子孫四棟宇不冗華庇風雨足矣田園不必多了伏臘足矣賓客不可踈在

擇交声名不可貪在立已施予不可吝在隨力此其  
施為蘊蓄之可窺者也年七十六以大德壬寅秋九  
月二十五日卒于正寢卒之日人哀惜之娶康山許  
氏子男三長大本次端本早世次建中為承務公本  
生家後女一適同邑蘇濤孫男三長德馨次德昌次  
德宏女三長適同邑張詔餘尚幼初貴溪尉仕成而  
倦游間以郡檄起領鄉校講道授業無虛日君又恢  
仁山之熟豐禮幣美庖膳以昭延名師江鄉稱世家  
多賓游文雅好禮者必推仁山居士子弟居其間欣  
然漸于學問大本既精孔氏尚書復授德馨周易曰

吾不能以罷舉廢業也惟嘗誦道書一夕夢神問南  
斗經中何脫二語即明日以質諸所親取刊本校之  
良是丙子歲危病恍惚見修廊廣廈有羽衣人拾刀  
圭藥授使服之覺而牙頰間猶隱然丹砂氣疾亦隨  
愈嗚呼世議之隘士大夫天資高邁者人人思飛騰  
高舉脫塵囂機械以為樂將自不可測耶癸卯冬十  
月某日大本將葬君於樂平州公墓塢前事奉天台主  
簿程君之狀來乞銘銘曰勗其功美其宗天不惡  
其豐深其居敦其初人不疾其踈惟茲新罔孝友之  
藏後百千祝其固其康

揚氏考妣墓誌銘

信弋陽揚君應桂既葬其父府君永年鄉蒲塢尋喪  
母夫人張氏又葬密石及是陰陽家胥不以為吉乃  
追用治命改卜于二塋之間得吉將令定焉書來屬  
表元銘之始表元年未三十客於金陵君掾當塗有  
能名統長一歲耳問以部使者掇同考試補大學弟  
子員一見結兄弟交於時兩家各奉重親安輿就祿  
養意氣相顧驩甚闊絕三十年再來見君鄉州問前  
事如夢寐憂患病憊憔悴亦具成老翁于是又相吊  
以悲銘何可得辭按狀信弋陽之揚由建從派出祥

符內翰文公府君諱鎔字子成曾祖和祖崧將仕郎  
考春迪功郎妣葉氏府君幼警秀不群比壯信鄉先  
生王伯羽學問行藝出諸生徒右迨二子能受書即  
擇知名士為師而日以一編程所業既而應桂遂中  
乙科人為府君喜府君曰吾期吾兒不止是也饒信  
為江東士大夫窳數景定咸淳中湯尚書以耆俊謝  
禮部以忠鯁徐正言以隱逸風采聳然臨一時應桂  
東濡西染出聞珩瑛之音入瞻槃杆之戒不言而成  
良士至當塗傲僚宿師胥驚怖詫服以為少年安得  
乃爾不知其有所受之也衰師清當國者懸高爵誘

士之來如麻府君曰是尚可為乎應桂僅以文林資  
調括蒼元僚以歸聚宗戚保衛楮亭山鄉民依而全  
活甚衆久之藍山塾闕長儒望歸應桂不得已許赴  
之遇是不敢以請府君天資高邁事不可忤而無含  
怨蓄怨馭家有法睦族有愛待賓有禮調黨有義謝  
禮部之謫富川交遊畏禍不敢造其戶府君獨持贖  
遠餞至滙澤語之曰此陸敬輿忠州註本草時也願  
自愛禮部歸先寓書道謝語甚切至晚歲以家政對  
二子時飲酒而不至醉以適性吟詩而不傷訐以  
適意蓋樂天知命忠厚篤實君子也母夫人之狀曰

張氏諱妙靜祖維兩克鄉貢進士舉父孝友世為弋  
陽儒家夫人歸府君相尚勤儉葉夫人性嚴少假借禮  
部銘其墓所謂治家中禮者也夫人承迎左右無違  
順而正慈而節常舉外家所聞見督二子以虛心好  
問自諸老處歸聞得一善言為之喜見顏也府君沒  
家遷于鉛山之何田以氣疾竟死何田府君年六十  
六生嘉定癸未七月十二日也沒至元戊子三月二  
十六日夫人年七十二生嘉定己卯十一月二十日  
沒至元庚寅十一月十八日今葬以大德癸卯某月  
某日子男三長應桂以應得子女二長適前進士趙

嗣惠次適進士遊味道孫男三公審志學弘孫公審  
早世孫女二長適進士黃進德次幼曾孫男一爰孫  
銘曰既有為之華孰得而贏其家既有為之終孰得  
而涼其躬惟安穆歸茲新卜斷堅書良永閱陰石

游縣丞墓誌銘

君諱子賢字俊伯游氏其先世居建之長平歷漢魏  
隋唐官緒不絕詳具族祖文清公伯所為譜建亂從  
信今為信上饒人人觀中舉八行有以長子中其科  
官升朝積封至中大夫者君七世祖也曾祖某祖某  
父某俱隱不仕妣張氏君幼爽敏讀書一日輒成誦

十二三作詩賦驚人尋喪父孤苦樹立卒以成學教  
授鄉里養寡母嫁二妹雖環堵之室困庖屢空而時  
節設施展叙曲合禮度嘗領鄉貢進士舉泊上禮部  
試成均同業及所教者滔々先登獨坎輒不售辛未  
歲遂用累舉恩授容州文學改迪功郎轉修職郎調  
贛州興國主學會文丞相帥贛一見竒君擢主贛縣  
簿贛令倚君辦其縣事俗好訟有墓獄積年不能決  
一豎胥一譁儒君承牒詣墓所徵訊得寔傳以經律  
具檮上府決之聞者相戒毋犯主簿教贛若淮益遠  
不能致帥委君度嶺運南益至則為鄉人徐經畧伯

攝新會丞燕司其徭賦蓋當是時兵事新起官府奔  
播人無寧懷君佐新會廉恪慈恕如平時公帑之美  
不歸私裝商權苛比減從其寬邑有譚氏林亭為登  
臨佳處休暇則與寄公僑士觀風訪政其間廣破鄉  
民爭迎致藏免君如護慈父君亦以老辭不復出矣  
並海買田宅婚男嫁女若將為新會民而終焉初君  
之由贛入廣也屬長子應梅居守而次子斯道從迨  
棄官新會斯道以崖山巡檢前死越一年君亦死方  
子嫁新會者與婿相繼皆死十七年應梅始自上饒  
間閱數千里跋涉物色問歷得君殞於新會瀧水里

之物願村於是發撤爰奉遺骨歸葬上饒某山之源  
以巡檢衣冠衽兆域焉人嘗疑科舉士無寔材予奪  
得喪若有鬼神焉戲之君起衡茅用文墨得一邑佐  
吏不為通顯然所就落落出人意表上饒人能言布  
衣時淳祐間徐侯謂禮行經界景定初黃侯蛻招義  
勇皆君畫策建議臨大事慷慨有馬周張齊賢之風  
晚歲流離倉猝身羈家散竟以客死禍福果何如耶  
將事出適然而鬼神亦有所不能盡知其情耶聞義  
而行知難而退孤老窮蹙僅免兵革天又遺之賢息  
使游魂寓魄歸安堂廟然則君之於此自可無憾世



不必皆知君也君嘗種梅於所居南榮稱君者有梅  
谷之日年七十五生嘉泰甲子十月卒至元戊寅正  
月葬以大德某歲月日配趙氏繼王氏子男二應梅  
兩請鄉貢進士斯道女二長婿將仕郎濟南辛禰次  
故迪功郎新會尉昭周平可翁孫男二長肖龍次肖  
鶻為巡檢後曾孫女一銘日生為勞儒死羈客星  
風瘴霍魂烏簿不如鄉丘安且樂嗣續展省延遺澤  
綿百千祀鎮茲宅

故玉林項君墓誌銘

君諱天覺字希聖項氏徽婺源人項以國事後葉子

孫散處荆揚間揚之項徽為盛所居婺源有山曰岨  
岨峭拔奇秀聚族負之而廬且累百年至宋紹興中  
鄉先生利用始以文學顯有司三上名禮部雖不仕  
而其甥月湖許公錫用所受學去為名鄉淳熙中安  
世父子復發聞于荆而族相望隱然為東南華門君  
曾祖童仕尚書省屬於月湖為妹婿祖維寅浙西提  
刑司幹辦公事從外家學以詩鳴父一夔累試補太  
學不幸早世幹辦公亦相繼遷謝雀鼠之訟驚于家  
庭君終七齡二弟襁褓母戴氏夫人跋跡挈携以求  
直于郡縣于臺于部猶未免君年十四一日誦魯論

至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忽蹶然有感曰吾喪吾父喪  
吾祖又幾喪吾家非天乎割壤以和母敗吾溫清誦  
絃事戴夫人喜且泣從之自是躬帥二弟承師稟學  
日記千餘言援筆為文俊氣奕燁不肯休未幾母夫  
人以疾不見家政君獨持門戶而游其弟於塾當是  
時徽婺源與饒樂平德興相犬牙號多明經生如吳  
君遇龍許君月卿沈君貴瑤李君睦齊君興龍夢龍  
之倫皆負場屋重價皆喜從君游每進士三舍榜出  
金鈴綵幟霆轟電馳華軒蒼蓋鳥集蟻附項氏塾必  
在指擬中於是君兄文薦既登甲戌進士而弟若子

迤邐以次充貢方增創玉林精舍益遷師招友聚書  
講學魁儒勝士四遠如流而來玉林之西有別墅池  
臺潔修花樹秀蔚幸時節閒暇採芳鉤鮮以供觴詠  
於其間一時規模風致使又媿々如欲繪畫君少歷  
艱險長經離析精於人情世故華皓康裕以造物者  
憐其愿而娛之然性不吝滯見義即為遇急張弛尊  
幼貴賤事無巨細得其一言而解仇釋憾多矣戊戌  
之歲以七袞稱慶膝下斑斕彩舞者幾三十人群從  
姻游可于客君飲酒談笑應接累日夜不勸最後夜  
半執酌言曰吾辛苦樹立偶不墜先業田園雖薄足

了汝輩畊織即死亦不為不壽萬之無恨因出手抄  
處置家事條目示子孫且願次子之祥之為徐氏後  
者日明年今日能復見吾子否乎心期何所不至恐  
天不我與耳明年及期復為壽無恙不閱越月疾動  
諸子拜醫請藥君曰天不我與醫藥何為囑治喪勿  
用浮屠老子法言畢而逝大德己亥十一月某日也  
君生於己丑十月某月也享年七十一初配同郡張  
氏檢校公孫女生子男淵然之祥起元德元繼室康  
山許氏生福翁吳氏生采孫為宗人斗南後女一婿  
番陽教諭徐忞孫男十傳孫良孫蘭孫平孫咸臨德

善性善支善文孫擬孫蘭孫為之祥後一女君當自  
卜地於里之五葩塢以故葬緩及是時用甲辰十月  
某日奉窆前事以鄉貢張君之狀來謂銘 銘曰遜  
也而強約也而康吾觀其人玉雪春陽言行志酬歸  
藏茲丘嗚呼永世無壽

故禮部進士徐君墓誌銘

取士以明經設科垂二十年其法詳記誦精傳註使  
人崇本勤業不虛為浮藻而已王荆文公行新經義  
始命舉子昉對策依題為文多者遂至汎濫累百千  
言嗚呼取士明經授題限畧刻倉卒至累百十言而

求工不畔先王之教與老師宿儒相傳之說下不失  
有司之程度豈不甚勞且難哉余來江東聞饒士徐  
君志禹未弱冠以尚書應鄉貢進士舉入院日未晡  
不點膏已篇滿成文復紆餘思拓別紙縱筆溜而成  
篇同院生仰視交口驚異比揭名君與兄克龍聯翩  
居前行再作者亦觀乙榜時饒士以尚書為額踰萬  
計克貢者終十五人君方妙年逞高才能捷取竒中  
如是世所稱曾誼陸士衡何足多慕既而其後子之  
詳以君將葬狀君行來求銘按志禹諱子鄧字志禹  
徐氏饒德興人徐之世出伯翳傳偃王以慈棄國民

為立祠龍丘依而居者代不乏顯人唐季有成辟亂  
黃插子盤游學于饒因家焉是為君七世祖曾祖允  
武祖次陳迪功郎循州長樂尉父公著迪功郎致仕  
關東軒數十楹以琴書娛閒自號東軒翁君少聰穎  
其學尚書以鄉先輩舒君成大余君木為師宗人鄴  
甫為友閭塾櫛比書燈熒々君雄其間鄉舉之歲在  
乙卯人謂明年南宮試乘銳可平掇既不售益自刻  
厲曰天將徐之以大吾成乎先是東軒翁以好客聞  
鄉里之客有器識能文章者往往聘致結約恐後君  
繼其志禮鑿有加如程君顯甲洪君以中平生游從

最厚自餘吳君安行曹君應龍張君應霖方君清之  
流以姻以舊朝重暮摩久而益親晚歲學成行尊世  
念踈落而故相集賢馬公退休于家時，相遇訪道  
德之遺言攷古今之故宴修然非復少年場屋時徐  
志焉矣所居西偏舊有會文之齋曰化龍至是增葺改  
名兩軒嘗謂子弟曰孔孟之道昭如星日學之者  
可以修身善性可以康時濟物秦漢以還異說朋興  
其慎所習勿為虛誕寔淺者所休庶幾有益於世聞  
其言者知君非科舉士且悟兩軒之云將有所潤澤  
也君承親孝撫弟友處族媿和雖不顯榮充裕而天

與公多男子有田可食有經可傳于世未為不遇生  
以戊戌六月某日卒以大德庚子六月某日享年六  
十三娶張公廷評公孫女子男五大中積中敏中允  
中高中女二適同邑張涇孫女二其墓在里之塘源  
葬緩有故以甲辰九月某日 銘曰雖衡且角雲族  
而不澤吾藏吾斲以還于冥漢是之謂真宅

游鄉貢墓誌銘

余至信州之明年於是上饒游叔大既踰嶺返其先  
人新會府君之殯且葬而屬之銘予既哀而銘之越  
二年叔大卒其子又函俾銘焉嗚呼余之不腆其審

能信然於游氏父子之間乎投游氏之譜遠自漢魏  
隋唐以來不乏顯者五代避是亂徙信大觀中八世  
祖以子應八行科登朝積官至中大夫詳已其新會  
府君誌江南之俗貴進士其法每州率四百人拔其  
一謂之鄉貢信多詞賦以詞賦克貢為尤難新會府  
君起清門挾俊能月業既讓為先登叔大甫弱冠隨  
群授牒輒復得之旂鈴踵門冠蓋屬途州閭以為榮  
然叔大資儼重不切之於卑近之獲早即從徐岩為  
陸氏之學者游於是湯文昌黃台州皆以顯官領祠  
象山寒鑛暑研頰見條貫遂歸築室於翁山之陽自

號翁山翁癸酉歲以舉首再貢于鄉將試禮部遭所  
生父喪不行而舉罷矣初科目士厭詞賦雕篆無益  
故試之明日如何論一道又明日加對策三道以觀  
其真才試者殊不能並為叔大自為童時舉筆已崢  
崇驚人迨於成立諸大家不惜禮幣聘致以為賓師  
楷剛雅善教誘欲學即授以捷法聽受者無留難晚  
沙憂患家事日落體弱因賴以粗給嘗有推轂為娶  
源教官者辭不赴惟為郡博士一出當其計會兵燬  
後殿廡舍次籍之一新新會府君之入南也叔大居  
守而悌斯道從隔絕十七年不得達乃刻心鉢形忘

饑渴瘴潦數千里而求之則皆已死發哭踊擗如喪  
得二散於瀧水拗頭村負骨以歸士大天聞其事者  
舉為詩文以感歎嗟傷之叔大於人烟慙謹直多忤  
少合而人矜其情不為怨宗姻交友遇有所疑必來  
詢謀燕游談會經酣史薰琴怡奕暢恢然通儒達  
士也喜為詩以邢居宴之名其集日呻吟叔大諱  
應梅字叔大曾祖諱日新祖諱敏父新會承諱子賢  
先娶余氏繼周氏子男二長肖龍有儒質先一年卒  
次詹為弟崖山巡檢後子女二適余烈周某皆業儒  
孫男一隆弟孫女一生辛丑四月十五日卒大德乙

己二月十八日十六十四臨絕不鳴家事諸孤奉其  
教君喪不用俚俗禮十一月某日塋謝郭銘日生  
無悔於身死無愧於親吁嗟乎斯人斯人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四明戴表元帥初

墓誌

吳孺人江氏墓誌銘

大德丙午歲之季冬余將發上饒有儒生吳自徽娶  
源不遠數百里來請銘問其壘大母孺人江氏也請  
其狀婿浮梁文學掾操君茂之為也余以禮辭不可  
剛據所受狀為之詞孺人諱秀字靜真江氏世居徽  
婺源之虎溪其先有諱雲者仕至銀青光祿大夫五  
世而至叅議公振於孺人曾祖叅議生三友舉進士



於孺人為祖進士生一龍於孺人為父虎溪之上  
二十里有山曰冲峯峭崿屬盤饒而為村下有火  
族吳居之江吳世為婚姻家初孺人之大母汪氏送  
女於吳識帥屬公之子克珍字賢翁於稚年語其內  
子齊曰是兒碩貌寡言重違不戲異日必受成福吾孫  
女一甚愛擇於他族多矣必嫁是兒媒者曰然卜者  
曰祥而孺人亦歸於吳孺人性沉毅聞義即從其始  
至親饋之次姑諭之曰吾嫁閨闈以柔順為法柔故  
能待剛順故能處逆尔謹識之自是於吳氏之門承  
親相夫接族馭隸一準其軌以至白首嗣主家致吳

上之下內外無不悅喜惟訓飭子婦則嚴不可犯歲  
時節朔有進新衣者曰吾適躰足矣文綉非所愛也  
有獻美味者曰多殺而傷慈函食以易疾不若蔬食  
之安也晚歲贊筭益豐不以為意遇窮乏必思施貸  
里中多阻溪漲創扛梁以濟涉尤重儒業文士詣門  
朝夕為親視饌膳有加禮坐聞諸孫諷書声喜津津  
出眉間或躬攜枣栗以示勸賞每嘆曰吾吳氏積善  
者累葉矣天不違人必有以詩書顯其在茲乎其在  
茲乎辛丑九月十八日以疾竟卒年七十五子男二  
應揚應樞女一孫男五璫瑋環璪班孫女四曾孫男

一願女一葬緩有故丙午十月某日始窆里之善原  
銘曰 蘭幽而薰玉輻而々吁嗟賸人作剛吳門豈  
為吳門後有君子尚攷斯文

單君範墓誌銘

吾剡源有為明經之學者單氏諱庚金字君範君範  
初與余俱以詞賦行州里間有微名既一再不得志  
於貢舉即去而他遊庚午秋余在錢塘叨太學薦送  
兩游漕運使者亦以君範名聞明年春余成進士君  
範竟守母喪居廬迨甲戌歲始來就南省別試時乃  
見黜免於是遂歸剡源晦溪山中者三十年日夜取

古聖賢經傳遺言洗濯磨治家無贏餘口不道營殖  
而不帶憂愠飲水茹蔬客至開門清言款接忘倦蓋  
真以德義自給者而余解棄官守携持老稚晚方從  
依君範同鄉而居每見之未嘗不內愧也君範卒且  
葬其孤涵曩父所著書及事狀束微銘按單氏之籍自  
婺遷明奉化凡三枝居湖山枝稱會稽理曹掾德  
旗居下菽枝稱鄉貢進士淵而晦溪枝稱君範曾祖  
光吉祖大年父欽字崇道世醇儒君範知讀書崇道  
公輟衣食用以供其師妣龔氏尤賢明游學資費取  
之簪珥無吝惜其書已脫業有春秋三傳集說分紀

五十卷用呂氏程氏所纂自左氏公羊傳穀梁傳以  
來諸家之異同定于一書後學得以依據又解春秋  
正經題為春秋傳說集畧者十二卷又讀論語去處  
諸儒本題為增集論語說約者若干卷雜著五七言  
詩擬古樂府題為晦溪處士餘力藁者又若干卷嗟  
夫君範惟無利祿得喪於心故能善其道全其身若  
令得一下士之秩碌，驅馳塵土中終復何所成就  
今君產能致千金裝孰與清素傳子孫之為安哉君  
範性謙曠非若他人能商畧利害為避就性，大山  
長谷故家遺俗風声氣澤陶馮停積而致然乎生已

亥十一月十九日卒大德九年乙巳十月二十四日  
壽六十七娶鄞縣西山吳氏子男二涵池孫女二素  
心如心以十一年丁未十一月某日葬崑崙忠節鄉  
葛竹山之源兆穴手自銓製蓋於地理家亦臻其奧  
矣 銘曰太山嶙峋長流沅沅，是為晦溪明經處士  
之坎百世之下寧無智者勿躡其石勿剪其楮

趙君理墓誌銘

君諱與葺字君理趙氏明奉化人趙之先皆汴出靖  
康亂始南來而君為讌懿王德昭十世孫曾祖伯璫  
宋通奉大夫妣王氏碩人祖師簡朝奉大夫知澧州

兄弟凡五人俱擢進士科貴顯里人號其居五桂堂  
妣陳氏宜人父希耘從事郎岷縣丞妣史氏孺人君  
生而負長而兵其持家瞻親以犁鋤筆硯余識君當  
十三四時清羸秀削不類貴家子得錢即置書研竒  
獵異廣蓄精取每見必有扣詰審閱幽弘奧妙若有  
鬼神授之者一日訪其講廬不遇諸郊途問何適  
曰聞二十里外社廟有古碑徃尋之果然得以證誤  
也因善不自禁嘗示一文戲以少史漢氣明日復  
示咲云較史漢氣何如其苦心慧悟非尋常才子所  
及而善生殖世墓在州東白水村買山及陸地開田

堰水課僮丁其所種禾菽其所種粟高卑位置具  
合繩度然平時巷帙不離手初未嘗見其善為農圃事  
也三十復一出遊吳時僚才士舉慕與之遊以病歸  
竟死白水村不娶無嗣以其兄之幼子哀經主喪  
遂葬世墓旁而弟與声來乞銘嗚呼余宴材君厚君  
而忍銘君乎而忍不銘君乎君所為雜詩文散落僅  
存者若干卷於氏族有姓源於州里有鄞城誌於字  
書有汗策於謚法有謚譜於古今有聖賢郡輔錄生  
甲子十二月二十七日卒大德丁酉七月十三日年  
三十四 銘曰生之竒冒不益其羸成之疾冒不舒

其逸郭門之東有桂叢、有麓隆、  
聯城異宮祖孫其從

陳府君功父墓誌銘

明奉化之陳有自閩來者開族於海陰海陰後名忠義鄉而陳以文章科日遂為鄉大家余弱冠客錢塘姑蘇即及從公遊一門群東觥西祭左觸右遂軒軒然而趨孺、然而休也功父君在弟間獨詆諧脫畧若不屑意時好者余甚異之功父君諱晟伯字功父一字止善曾祖諱聰謀故不仕祖諱師稷善詞賦嘗試進士舉不售去試武舉絕倫又不售輒歸而

問道於鄉先生揚文元舒文靖沈端憲之門里閭推尊為儀範壽八十三以子貴為宣義郎致仕贈朝散郎父諱育孫韜潛篤厚繡衣公即其伯氏一出仕函為當途所知用麾馳節奔不暇私碩因盡任其留事關廣厦幾千堵瞻百堂數百指娛適朝散公無虧容每日仕者養志居者養身其為孝一也斥餘資倡義於族黨至今歲時序拜樽俎猶守其遺意歲晚以恩補迪功郎致仕功父君幼習孫吳書有祖風疎財好義用父道歲丙寅以有階註銓調隆興準使轉承信郎避殿前都統司幹辦公事右司梅公應發一見奇

待與陞陳任使剡詞有借廷發研之獎至甲戌多事  
急財超轉武節即將有授任而府罷矣築一區於所  
居山之左榜之曰東野耕舍日求異人玄客与之講  
駐形鍊氣之說亦以其術拯人疾患時驗雖重賈不  
計惜既而慕龍虎山清妙徒步往謁尋受其山中師  
號以歸晨蔬夕脯午飲三行不至醉曰吾飯用清獻  
酒用康節法也迪功舊刊解氏義居圖教戒子姪君  
繼其為求施者紛然性篤孝母病不解衣扶掖者數  
月父病有加焉既沒躬負土合葬事畢益厭塵濁有  
長徃不返意以大德九年乙巳八月十日竟卒生已

亥九月三十日年六十七夫人趙氏諱與康燕邸諸  
孫先卒二十六年子男五紹憲紹恕紹俞紹余紹俞  
為仲弟後女一適汪恢春孫男二宣宜於是君所自  
卜壽藏在新舍西已山之原紹憲等將用某年某月  
某日葬其兆併附趙夫人而今世好來請銘 銘曰  
日獨而獨曰羣而群不離其人曰左而左曰右而右  
不失其我林木之蒼然風谷之琅然縹々翩々歸來  
乎茲阡

伯妣表氏夫人遷葬誌銘

嗚呼我伯妣袁氏三八夫人之譜由奉化城西管山

居鄆城南世遠不能詳其始所僅可知者外曾大父  
諱珏外大父諱伯顯皆不仕夫人歸我伯考拙道居  
士府君時家方貧政出租妣鄭夫人持綜嚴急居士  
府君性豁達好飲酒寸絲勺米心籌手量然後經用  
猶時之闕絕又多生育初得女日鳳娘嫁同里連山  
王之禮長男表正次沂次慶孫次表元沂以後鮎埼  
謝氏始而表元以後仲父伯妣夫人慈甚見人窮窘  
忘已之乏必予之乃已常被遣出治南山下龍潭村  
別業村中媪姬聞夫人來歡欣服役至有所湏不言  
而如約用此生理少振然累自重竟悒悒以病歸卒

于家乙卯歲九月七日也生丙寅八月十五日子時  
年五十時新遭祖考府君憂坊郭廬舍不能數堵大  
喪在堂小喪在戶仲父負重衰力貧以其歲摧殯夫  
人張山下陳園旁以待他日得地而遷焉表元生年  
在十二越十四年入太學又二年成進士又二年仕  
建康又二年自建康歸累徙遂定居剡源榆林家始  
極貧何暇議遷葬事又七年居士府君卒葬榆林中  
枝山可以合附而有所碍不得遷又十七年仕信州  
又五年自信州歸於是表元年已六十三扶櫬往謁  
陳園之殯不得封樹蕩撤耕犁侵之麥苑之莠幾無

以容拜展為之心震神悸竊自痛念先夫人勤勞多  
艱生無以奉一日之養死又不得中壽所遺諸孤同  
氣皆零丁夭折無至五十者獨表元移承旁宗偶幸  
未死荒坐單寄沈綿五紀以吾世能念之尚不免棄  
捐驚犯如是有如屬踈事遠何所不至且吾年向老  
早暮不可知而貧勢未止不得尚以力薄為解居之  
東北有山曰紹地近始爰而蓄之亦既卜吉規以為  
壽藏於專塋無所碍乃以大德十一年丁未十二月  
二十三日啓殯陳園奉遷而西二十九日改窆紹地  
中壠天穴丙向趨迎稠重環衛秀密望居士府君中

枝之麓冠襟而屏几也古者子不敢銘其親惧以爰  
溢稱表元銘伯妣夫人以舒幽哀以期永久 銘曰  
生為勞母而不及承一日之養死為慈婦而不得與  
同穴之藏日吉辰良作茲新罔凡我剡源子孫其謹  
勿忘之

故道錄章公墓誌銘

章居寔法師在錢塘西太乙時余以授徒餘間常相  
周旋見其黃冠羽衣而耽章逢之趣深賢之別去數  
年當大德乙巳其徒走狀來江東言居寔以去年十  
月十日解化於西太乙矣 月 日將窆洞霄山中



敢請銘余知師銘何辭按狀師諱某氏字居寔章氏  
台黃岩人章之世多達者至師曾祖某祖某父俱  
隱德不仕幼敏悟總角入鄉校有奇名歲戊辰侍父  
來抗居粉華之場而讀書一室端疑如愚人已己春  
竹宮繙經往遊觀焉儀止脩雅應對開爽衆目為屬  
時大滌諸老咸在遂携以入山一山郎公專意育教  
十八歲為道士命禮四世孫李公為師至元戊寅擢  
西湖崇真觀上座兼書記辛巳充玄學修撰西太乙  
宮焚修丙戌轉台州路道錄以一山公委寄之重不  
赴庚寅進玄學提舉任持龍德通仙宮元真丙

申提點佑聖觀事固辭之繼為凝神齋高士兼住持玄  
同觀大德改元提點玄妙觀戊戌充西太乙宮提點宮  
知復辭明年正月游彼是命辭不獲始就職十一月  
授杭州路道錄辛丑陞提點知宮力丐仍本職壬寅  
拜璽書護持師內飭風裁外接光塵所居而理所施  
而悅初西太乙之失其廬也道侶栖、然僑寄湖側  
偪隘單寒有不堪之色一山公與其嗣况峰揚公相  
繼極力補綴漸見端緒師承其後必欲改為以成先  
志相攸其宜凡抗之中外遠近靡不涉歷乃得一區  
於楊氏之廢圃而勢而原麓称卜吉而龜筮叶要成

而書契借於是發搏節所餘之諸裒材役工心計身  
督忘寢食而為之未期年庫舍齋堂大室即成而師  
以勞勩致疾然猶不自悔隆寒盛夏踰跚木叢瓦架  
間日命之修短天也西宮吾家喪事不可不竟性通  
豁與人交無城府在玄妙玄妙之人惜其去在杭錄麗  
罰者自以為不究將迎之需應貸如已責簡文移省句  
追代期未滿而退人高其勇故事餞行有綵帳師以  
沽譽無益却不受事一山公三十年驅馳險艱無倦  
容丁亥入覲宣勤不至一山公仙游與逸峰之喪營  
奉如禮在通仙建層閣闢公帑翼俠廡宏外門

在玄同則巨構一切鼎新之錢塘使客中都官往來  
如麻師未嘗褻與之覲初若不可干久而弥敬酬應  
稍空騷儒韻士絃夾觴詠滿々然清事起矣世人言  
仙不可學以為去人道遠故求之茫々以余覲之古  
之名能為仙者其人必皆孝弟清明忠孝然後得之  
去人道殆甚近覲師之為人子孫為人師長為人友  
友一一無憾使為仙者不絕於世非師輩其誰宜師  
將化命左右掖以座知舊問疾有洒泣者張目視之  
曰死生如寒暑晝夜何戚為復就枕遂化嘗名脩  
之居曰耕隱人稱耕隱翁號明素真冲妙法師生於

甲寅十一月二十三日及是年五十二為之嗣者吳  
貴德胡仁方水丘浩然等也 銘曰以道為樊以氣  
為馭其形甚勞而心甚豫天日之陽雲庭霧臺師乎  
庶幾冥之去來

康濟甫墓誌銘

番陽康濟甫卒既葬附于新興鄉查勾源祖塋之旁  
及是將別卜窆而其孫吉州教授彥博奉族前鄉貢  
進士南龍之狀來請銘曰吾康氏之世出衛侯封有  
邯鄲太守誼集衛侯以來至宋初幾百世者為京兆  
譜陶穀學士為序其徙汴可稱者曰澄唐大理少卿

曰保裔宋彰信節度見吉州太守觀所集為開封譜  
濟甫之生在浙示由京兆徙有曰翼晉左將軍吳興  
司馬十世至義誠唐太子舍人密州司馬密州之友  
子子元以通易老莊侍讀後乃徙宗正卿事具密州  
墓誌及唐書儒學傳子元之曾孫哀遭巢寇亂避地  
黃墩因僑居浮梁之曲溪卒遂塋曲溪其子新家折  
門武溪四世有守榮折居板石板石距武溪十里許  
又四世至澹軒府君景傑登紹興丁丑乙科調忠南  
教授桂陽令年未七十以奉議郎致仕始居番陽是  
於濟甫為高祖曾祖勝千祖必和父震之俱不仕濟

甫諱榮字濟甫資性靜慎敬事重親無家庭之過撫  
弟妹有恩決宗姻有禮交隣曲有道從祖茶陵主簿  
必厚禮部進士夢薦以鄉先生教學嘗往受業詞藻  
記覽為同輩推許然試場屋輒不利濟甫一無沮容  
浮沉觴詠陶寫畜史克然若他有所獲者生平足不  
履官府中更徭後義冠博帶與塵士相持終其身家  
敝猶招師好客不少廢有司採能召檄授徽州紫陽  
正不赴郡校延為耆儒吉月必黽勉一至烏所居南  
榮樹橘成林里人稱之為橘林先生乙未三月二日  
大德癸卯嬰風脾疾明年三月一日遂卒年

七十有八明年十一月二日祔查勾又二年丁未  
月二日寔其鄉塢娶李氏子男二朝瑞朝賢女  
一適進士胡安榮孫男五彥博彥才護孫月孫圖孫女  
孫三曾孫男四洙泗沂泰余不及識濟甫而嘉鄉育之  
文教授之請知其世之多賢而教行于子孫也乃為之  
銘銘曰維橘不遷鬱而成林後有聞康叔之風而訊  
其謀者雖去之百世其獨無心噫嘻乎斯文

故瀏陽教授李君墓誌銘

君諱夢登字仲宴李氏越餘姚人餘姚之李自遠祖  
唐相國紳師越遷其籍至君曾祖潤迪功郎祖章承

務郎皆跗鄂相承父碩以太學詞賦高選中壬戌進士鼎科仕至從政郎台州教授早卒母黃氏安吉州歸安令申女也從政初婚黃即授館其宗歸安見從政有成甚喜既不幸而君與伯氏午發鬻亂能斬刻厲孤露中已愛期之以為李氏之不忘庶其在此當是時東南士大夫席聲望憑膏澤以官學相薰李黃又餘姚高門語少俊者况齒二孤然常小試捷大試卒不偶年遷歲移而舉罷不及售矣至元丙子鄉校燬師鄉人新之於是提學趙公孟至聞其才檄充婺州月泉山長不赴邵別駕溫公廷玉行縣訪遺佚

得君薦于浙東部使者部使者核覆得實移有司上名中書行署授明學正明於餘姚為鄰州明之儒先如內翰淡寧王公猶無恙聞君之來動色相慶內翰即從政仕台時員外司馬也君虛心事賢直躬督長肅容合群有蔽通之有忤調之有危掖之儀門書閣禮殿論堂齊廡諸役有煩任之錢穀會計有籍公之僚案情訟如清河而庠校賴君不廢郡遂以學事委君主攝既而秩滿扁舟賦歸蒔花樹竹為休閒之計所居之室日雲心並一軒曰帶經客至瀹茶清言啣盃浩歌類古之樂天知命者大德丁未孟春有命

授瀏陽州教授五月二十六日以疾卒于正寢生甲辰十二月二十八日年六十四娶趙氏先二十年卒子男長龍文早世次德麟女五長許適孫自餘尚幼孫男三昌孫昇孫昂孫女三余之生長君十月為同甲嘗入太學於君家世為同舍比來明同游相好覩公謹重鎮暢踈財急義未嘗無思齊之想君平生以門戶丘壠為重既卒脫民板蕩儒蔭戒子孫弗輕舉動慈水之招提曰金山與祖塋相望捐田租三十斛以奉香火族故稀少歲時會集必盡歡洽有不給者亦瞻周之嗚呼賢哉德麟將以乙年八月乙日

葬君△山之原而請銘 銘曰嬰幼督皓塵勞清素幸完而歸以面禰祖英々新立龜從筮良勿震驚之視此銘章

樓府君墓誌銘

士之間居有能以家世積累日重而不係於榮名執祿者吾聞諸鄉井得一人焉曰樓君與夫君諱師點與夫字也樓之籍在明奉化忠義鄉自十一世祖銀青光祿大夫茂郊始奉化之壤本為鄞々沒改名奉化而鄞別為縣銀青從自吳當唐季佐吳越王為鎮海鄞度使往來駐屯二縣間語詞有公忠奉職信義

修身之褒晚歲爰奉化鄞陽鄉山水卜築而居之鄉  
人感其惠死廟食于鄞之橫溪至今而鄉名遂易為  
忠義蓋取誥詞云曾祖先哲祖紀父奎皆不及仕君  
世業儒天性恭儉慈孝尤樂於施予里中有鬪訟者  
正色語以枉直徃之愧止治生無鉤距飲暇歌酒自  
正娛賓朋故過門從容燕款人人得其歡心齒髮衰  
暮修然如欲脫去世俗机械遇山林物外雲簷雪履  
之容意相投而色相喻也一日命家人曰吾死期至  
矣汝曹勉之時大德甲辰五月三日明日遂不起生  
以丁酉十一月二十二日壽六十八娶董氏先二十

三年卒繼室陸氏子男二復翁全翁女二於是諸孤  
將以某年乙月某日葬君鄞豐樂鬻東之原而來乞  
銘 銘曰孰有能分宗累百祀而不替其家之人也  
音行而不躡道隱而無華悠々乎其又何嗟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四明戴表元帥初

墓表

墓碣

宋氏墓表

東昌莘宋氏有為信州推官者，盛而謂其僚剡源戴表元曰：吾宗之先，鄆人也。鄆今為東平府，吾宗居東平之陽穀十八都獅子堂，其西北曰石佛堂者，塋域在焉。金之季年，兵燬漂搖，士大夫家莫能知有譜牒。世次而宋氏之可聞者，斷自吾祖嘗為軍千戶千戶府君娶東昌莘姬氏，生吾父府君，後娶莘孫氏，因居



莘為莘人初千戶府君昆弟五人同時死其四惟號  
五公者在五子傳一子承陽毅之業千戶府君亦死  
墓陽毅死三月而吾父始生姬夫人抱遺孤居陽毅  
兩年會難作徙莘姬之父母憐吾家單子又不可託  
數、欲奪志改適吾祖母誓死守節者十四年乃以  
莘而歸墓陽毅吾父府君生長莘性溫恭烟懃無撥  
竄莘人至今稱其行生庚辰四月八日死戊午四月  
二日年三十九死之歲吾母孫夫人年終三十六龍  
姑之化却鉛澤服素縞以嚴儉持家終其身雖比隣  
無故少游接而鄉閭姻族歲時慶吊無闕禮吾賴教

育徵倖成立至元十六年以尚用監史值進俘寶隨監  
長折都廷見蒙賜白金爐合等器五十兩吾母見之喜  
曰此汝家先世遺慶汝何以及此宜自愛十七年勞調  
克征東行中書省掾尋改克江淮行中書省掾二十  
五年調承事郎鎮江金壇尹滿再調徵祁門尹吾母  
皆及就祿養几蒞官行事朝夜警督備至馭下慈臧  
獲有過譴遂必痛責子婦使復還中外無敢犯教年  
七十四死祁門生癸未七月三日死大德丙申十一  
月十七日臨訣呼諸子前曰我起艱窶至今日死不  
恨惟爾祖墓在陽毅爾父遺骸寄葬莘城址恐散遠

不得省展以為念汝等豈能訓吾言乎言訖而瞑祁  
門歸吾不孝不能亟遵吾母言姑藁殯吾母揚州以  
俟後歸今信府秩且復滿年加髦衰如有不可待及  
於大故將何以見吾母地下既卜吉於華城西三里  
卒張保將用大德某歲二月二日陽穀遷祖考千戶  
府君祖妣姬夫人之窆併奉葦地揚州考妣合葬惟宋  
氏存止繼絕寔憑二妣婦節母範苟延蒸嘗為衣冠  
家誠不忍遺忍先德按士禮子孫追榮某親得植墓  
表列石器子宜為父辭以慰吾志表元辭不獲命謹寔  
錄底裡鐫戴琬琰揭之壠上使人知夫世之為善無不

報而幽閨窮巷孀嫠寡弱服勞秉鉞於冥冥之中者  
天必憐其貞苦榮之以賢子孫使之康強壽頤而享  
食其效於以旌孝思勸原俗非曰褒飾而已推官父  
諱衡母孫氏諱妙真推官名或弟仲某早世季彬推  
官之子萬里彬之子萬鈞萬英官學蓋方輿未  
父云

徐使君墓表

徐上饒徐公卒於員郎二千石既葬其縣之石橋鄉  
南徐大塘塢者三十七年而墓碑不立承學之士以  
為公名蹟在史冊行業在鄉閭誠不待是而顯著然

愈遠亦恐墜逸無以異觀瞻昭永久乃相與來論於  
剡源戴表元願有以紀之按徐氏世緒遠出偃王居  
信者尤多顯人公諱子卿字奇仲少穎悟日誦數千  
言族父忠公元杰每日是子必亢吾宗嘉熙丁酉遂以  
詞賦魁鄉貢戊戌試禮部中進士科人為公喜公日時  
方以此取士吾不得不爾耳授迪功郎隆興南昌尉  
治左有南州高士塚荆蕪沒入一日命雜去築思贖  
亭以見志轉運使何君處久傾蓋器重檄攝郡文學  
尋檄分司撫州小事決專州苦和糴斛面及田宅稅契  
錢為民害立罷之再檄瑞陽如在撫考滿來謁選會趙

信父視師江上欲屈公而淮西總領所辟監鳳臺酒庫  
因赴其聘而蕪督趙公幕府當是時軍興事煩公年少  
入預籌畫出理鞭箠精采獵諸公間用趙公薦特差  
充兩浙轉運使司準備差遺崇王府奪民田王怒語侵  
使林公改斷曰吾職可削筆不可改也輦下供億重歲  
入不足以支樽節出納作漕計本末一書示來者癸丑春  
以考舉及格改官授臨川宰臨川民喜見顏色問是  
吾方司公耶至則興學立黃勉齋先生祠清版曹宿負  
覈經界隱籍邑以大治有殺人委于隍者吏執王應  
亨奴主七人鍛鍊誣服公白郡改鞠殺人者常平司

都吏馮汝能也事聞轉一官舊例試院未揭名許健者疾足報捷以邀厚犒乙卯秋舉禁卒與馬營爭其利致閉郡守主兵官不能制且亂公單車往諭咸聽命廣縣解創蓮華漏建相業堂成皆自為記包樞密聞其政謂人曰江南五十餘縣臨川第一丁巳除尚書檢閣官書擬在司文字初立朝感激欲言事輒劄入乞建儲不報戊午出通判平江改嘉興守挾司範為執政傲慢甚公極力規正不可則以監州不職自劾守為歛戢悉却俸外無名事例作一杯水亭暇日嘯咏其喻間如也除太常寺丞就守嘉興命下丁母

憂去家食不通貴人書疏娑娑東山下自號東山翁文酒耕漁相娛數年以疾卒生壬申八月四日卒甲子八月二十一日得年五十三曾祖功懋妣王氏祖思聰妣陳氏父質通直郎兩浙轉運使司主管文字

妣張氏贈安人配華氏通直郎建寧嘉禾令君女性端淑儉恪佐公居官無紛華意公盛年思退替其決盡義嘉興歸相張安人喪盡禮公疾侍藥盡勞卒持制盡哀通直公在堂華通直亦老迎致相驩養盡誠崇姻鄉黨乏調貧盡惠既貴不忘蚕桑常夜績調見誦書教盡方生壬午三月二十六日卒至正壬辰

十二月丁酉以遺命葬鄭塢距公墓八百舉武而近  
子男三忠甫歷上饒南城建平三尉有能名次迪吉  
登仕郎出為外家後先卒次志甫以軍功補官垂換  
授州教授卒女道蘊適池州教授管茂孫男二拱辰  
徽州教授次拱宿女二曾孫男若干女若干公平生  
為父有体裁自舉子時聲撼場屋父官學東西師友  
益廣如表廣微兄弟湯伯紀父子徐景悅蔡仲節諸  
公俱以剛介廣靜見交在淮西暮年增餉額十一萬  
有奇奏減磨勘十一年恥自陳併他賞皆不叙呂節  
使文德舉親民却不受在兩浙吳謝二相聞公賢爭

致門下兩辭之在右司當宁廟輔臣稱信有三徐可  
進用指公以忠公之子直諒台守宗仁也丁大金貪  
其功誘公監察御史且囑以林參政彈文公曰臺官  
可為當路私人乎即日吾假出關去里居服闋有薦  
于朝予江西一州不拜予歸班不拜翁祭酒馮舍人  
皆同年在朝屢道賈平章意將處之清要以父年八  
十不可出力辭終父之世不過朝奉即賜紫魚服鳴  
呼科舉法敝久矣敝極則可廢然由隨唐以至近世  
所得名卿材大夫不少其人必皆沉潛好氣節疏通  
知休要無有肯遽然闕葺不振者而風骨稍高即成

竒傑蓋其獲之也不以永而以知責之也不以後而以禮故人之得自持重而盡其材余生晚雖不逮事公即公之淵源趣向皆耳目所睹記贖者不必以不仕為高仕矣天下共名為奸邪者嫉之不可主天下或名為奸邪或名為忠良者疑之不可主至於天下共名為忠良可主而亦不苟就焉若公之落於吳謝丁吳之間所向偃蹇盤旋孤行直之立此非可徒以舉士論也昔者延陵義死墓有旌題仲舒負墓行路展禮庸敢竊附二賢之例揭文壠端使百世之下想遺風談故事者猶有所考不亦可乎

五山陳公墓表

嗚呼是為信上饒五山陳先生之墓公之世本籍土山後稍徙上饒沙溪沙溪之旁有五山公晚居其間學者因尊稱之為五山先生焉方公少年上饒多名士大夫徐祭酒父子韓直院兄弟諸公為領袖疊山謝氏城山林氏藍山張氏之徒為羽翼風采扇動東南而公生世家能以氣義招致衣冠俎豆不徹於門篇章箋翰日積其席乙卯秋尋用詩賦充鄉貢州人謂一蹴且躡通衢雲遊矣春官失之恬不以介意蓋廣問學築室聚書闢館聘客咲談步趨皆有法度久

之名成行孚鄉隣有爭則聽之決官府有急則倚之  
助蓋古之善人君子布衣常帶而尊於王公重於專  
城者其道類如此也丙午兵起始避孔道入流谷爰  
舍相依者至數百家藥病飯飢全活甚衆事定起領  
邑校掃墟地立講廬於是大會民數郡博士以儒籍  
為優託公扶之聞命不辭殫勞罄資凡留連省戶下  
踰年迄脫同袍于編氓而歸會廣信關長乙廣信州  
將部使者聞其名方議薦擢而公竟還五山遂終身  
為喜為詩有古近體并雜著若干卷藏于家性篤直  
好義重然諾見人善稱誦如已出及聞其惡一不掛

口待交游能始終犯不校施不伐由是無絲粟怨嫉  
於人美鬚眉耆年華皓意行如壘間識與不識望之  
知為吉德諱堯龍字繼臣曾祖伯運祖德寧父良才  
世為儒娶鄭繼張皆先公卒又繼施氏子男三公美  
舜懋早世次舜清婺州永康教授女二適徽州婺源  
學正祝廣次適趙鎔皆鄭出孫男大禹疇禹錫禹遠  
禹範禹謙可崇女二曾孫男若干女若干年八十生  
壬午正月八日卒大德五年九月十日葬五山西十  
里雙峯以其年十二月庚寅公事親以孝聞居父喪  
治葬極盡力至是雙峰亦自卜余之來後公死終一

年每臨事接物興扳援不及之歎嘗作詩哀傷之又  
以事嘗至五山亦及拜凌峰阡婆娑松檜撫問泉石  
遺風猶存顧安得復有斯人乎而其子孫多善文雅  
喜從余游爰采家乘訂以鄉邦公言揭碑植表雙峰  
之下使後來為善者知勸慕云

### 墓碣

徐耕道遷墓碣

歲甲戌乙亥余客金陵回慕文武掾佐浮沉去來以  
千計徐君耕道在數中余接之不及稔也爾後三十  
年來上饒於君為鄉始獲知君之家世出處及誦君  
詞賦蓋上饒之徐自嚮徙而世居黃塘諱元得字耕  
道曾祖賜迪功郎祖植禮部進士父華甫自號橘隱  
翁世以儒素科級自重至君從兄忠愍公遂為壬辰  
進士第一人仕終於大司成冬官二卿當忠愍公時  
四方官學之士無不願登其門君携超穎之質入則



與二季端友龍圖立大侍郎調理書疏出則與趙茂  
寔尚書徐景說稅監輩商略義理及既不得志場屋  
而遊則與揚州李制置江州趙安撫之徒謀畫籌策  
游倦而歸則與蜀郡楊參預天台葉集賢諸公攷問  
故宴聲漸氣摩意喻色授不勞而成良器江淮舊稱  
功名馳驟之地嘗奉檄築懷遠軍城補進勇副尉升  
授滁州散祇候移淮陰文家峯巡檢淮陰尉進保重  
慶轉進義副尉又剽廣益盜湘南轉進武校尉又五  
轉自承信郎至忠翊皆身犯矢石得之非他書生用  
空言寄功幕府之比然盤旋曲折亦不足盡其才而

歲年老矣於是歸傍鄉井既而避地于饒德興之宗  
儒村宗儒有王氏故大家能以禮館穀君學徒為之  
填委會季制置弟宰祁門祁門於德興隣邑也復招  
游祁門為刊所為詩詞曰橫塘小草一筆二筆者若  
千篇君平生輕財有俸餽即散以周人之急故晚而  
益貧三年不得已遂歸黃塘課子讀書督奴灌畦殊  
不為前時意度間暇惟去宗族鄉黨相倡和命詩社  
曰明遠并主隣社香林社友又為刊小草六筆者若  
千篇癸巳夏感疾至秋加據索紙作書別所嘗交往  
有此行遙指柯山去、數十字若寓升遊洞天之意

書畢而逝十月△日也生庚辰十一月△日年七十  
四葬之新卜在祖塋白土山側子男四長△次△皆早  
世次△出為衢官堂宗人後次直謙銘曰不局於  
趨亦不失吾儒不急於營亦不害吾生大袖長紳魁  
穎豪膺閱此佳城

周府君碣

饒安仁周君諱文清字清之年六十四以至元辛卯  
二月十六日卒乙未二月二十七日既葬于附郭之  
譚山而石表未立其孤惧無遠於芻牧特武岡王侯  
之誌來請銘按誌君曾祖諱△祖諱達父諱志家世

循良君早從鄉縉紳問學恬於進取而訓兒女一以  
孝悌忠信大邑夫推其隨尊為耆宿常禮貌之歲飢  
荒力勸賑恤人有闕闕為胥決是否皆喻而止安仁  
路當孔道每觀風問俗之使至納其雅言民受寬賜  
晚歲益屏人事灌畦種蔬以自樂號愛園翁文士賦  
詩盈編君不介意頗好西方之書繙誦梵譯若有深  
得者迨婚嫁將畢遂感疾命家人衣周身棺周衣修  
然而逝世之談儒者嘗詆釋氏為誕其弊也華言雅  
趨而少誠慤觀周君之於出處死生之際不近於有  
恒者耶君生於戊子六月二十四日先娶李氏繼夏

氏俱先卒子男三宗屋宗懋李出宗允夏出女一嫁  
友以良孫男三女四 銘曰吾聞適丘墓者不施哀  
而哀生嗚呼茲罔吉人之藏其固其康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四明戴表元帥初

題

題繆氏族譜

中世士大夫專尚譜牋謀以為宗法廢所賴以攷訂  
昭穆而知氏族之所自來惟有此耳然尔有不幸兵  
毀蕩折漂寄荒遠併遺故老不可物色者其勢無如  
之何則往々謹藏諸心遇官學所歷博問而精覈之  
萬一或庶幾焉信州之繆為儒已久其族聚居上饒  
靈山之陽謂之繆源余猶及與沿江机宜諱君瑤字

振玉者交游江東呼繆作穆不聞其復為他音也而信州之俗承襲淺俚乃猶以為繆家之繆至是机宜之族子若鳳教授天台又得合黃巖平陽長溪之譜其世次由江南之近年上溯戰國以達於魯繆曰史記孟子書穆通作繆定其望曰瑯琊蘭陵東海而三郡皆近於魯吾家彥肅秘書又題文譜端辨秦穆公書錄秦誓蒙毅傳不應罪其殺三良棄百里奚曾穆姜書於春秋烈女傳不應譏其性慧行亂而皆改從繆戾之謚秦魯臣子亦不應以惡謚加其所尊謂宜於譜直書穆氏為合於古辭嚴義備可以一先千載

之惑覽者其慎詳之

題新刊袁氏孝經說後

右袁正肅公廣徵孝經說三卷前一卷已刊在宣州學官有知州王侍郎附註行於世餘二卷引論語孟子而發者余未之見也正肅余為鄉先生先伯大父雲臺府君同甲成進士第為通家尊行餘言緒論講聞為多蓋正肅公之父正獻公和叔學於象山陸文安公正肅公雖不逮事象山而家庭承襲深有源委豈惟正肅公自洛學東行諸大儒各以所聞分門授徒晦菴朱文公在閩東萊呂成公在浙南軒張宣

公在湘象山文安公在江西其徒又皆各有所授往往散布遠近殊塗同歸而象山之傳獨盛於四明正獻正肅父子若文元楊公敬仲文靖舒公元質端獻沈公晦叔其尤著者也正肅公既貴嘗持江東憲浙數之為士大夫講象山之說行部至貴溪乃為象山改創祠熟故江東之人目正肅公而尊象山之道益嚴貴溪姜翔仲之先世故當時講下士大夫一人之數翔仲今又為侍祠諸生能取家藏是書併刊之塾中可謂鶴鳴而子和之矣余莫不敏區區家世亦有與翔仲同者遂不得讓而繫名其編末云大德十年

丙午歲後正月既望識

題徐可興詩卷

雪窓先生張武子諱良臣自洪徒鄞高才博學妙為詩為吾鄉渡江以來詩祖凡後生搢觚弄翰而有所於篇什者未有不出其門者也天性清曠不營生業子孫未再世即棄立隴廬舍去而他游詩書遂如贅疣有一女嫁上饒徐氏其子是為忠愍公以進士第一人得名于時忠愍公貴不知能收恤張氏子孫與否獨嘗見其板刊雪窓詩一編則出於忠愍公家所為刊雖不多然相去百年江潮名字寔寔猶賴此得

在人目睫耳大德丙午歲余來上饒且四年訪求忠  
愍公家猶張氏之於吾鄉而公從子可與名九齡數  
、辱以詩見交余讀之波瀾淵浚音節韶美於是不  
但喜是邗故家典刑之未墜而吾鄉詩祖氣脉沿接  
所謂適空谷者聞足音而欣然非耶

題陸渭南遺文抄後

右陸渭南遺文一帙用王理得本傳抄帙後有庚饒  
州繫譜饒州端士惜放翁所作韓氏南園記無甚諛語  
而子孫諱之不載於家集其論厚矣自饒州以下  
又詆其闕古泉記及賀平二子徐枕閣等啓以為不

當作余早聞好事者說謂放翁晚歲食貧牽於幼子  
之累賴以文字取妍韓氏遂得近臣恩數遍官諸子  
此說既行而凡異時不樂於放翁之進與忌其文辭  
者同為一舌以排之至於死且百年同時爭名角進  
之人亦已俱盡且有定論而猶未止蓋其事可傷悲  
者為渡江以來如放翁可謂問學行義人矣論其放  
阨而不傷困窶而能肆不可謂無君子之守就令但  
如常人之見欲為身謀為子孫謀當盛年時知己如  
麻何待七八十歲之後始媚一戚里權倖而為之即  
雖血氣既衰聖人不免於戒不可謂世之君子必當

然也謂世之君子必當然者其自待亦不厚矣然放翁固有不得辭者窮不能忘仕為文不能不徇人之求寵眉皓髮屑道路之間而曰我意非有他人誰能諒之哉此編取饒州之意於南園閱古二記存而不去使世人知放翁絕於韓氏者其語止此其賀徐稅閣等啓絕不類本作余於文不敢謂知之若俗下四二人望而能辨其為放翁與否也併告理得使刪去云

題呂復初所藏大父放翁二詩卷  
承想忠穆呂公以勲業為渡江名臣而常恥悅文

藻云得法於李邦直復初之大父於忠穆為孫亦承學於放翁非稱其家見邪近世負官簿者自貴而擯問業之謙名師資者自賤而失守道之高皆不復中原遺俗矣披味此卷令人恍然

題寶葉真

身不待帛而溫名不依權而著此吾所見於源公者也及乎苦心密行憂萬人之失乳而不敢私其形者吾亦不得而知之今乃見其真有古墨氏之風也

題將太孝詩卷後

右獎孝詩一帙雞壇名公獎康彥中公廬墓之孝者

也公諱敬字彥中鄆茅山世宦裔也其伯兄萬石君  
易竒吾剡源山水購茂林通家張氏山窆乃考迪功  
郎維翰府君公以成童之年自扶柩至北既塋別間  
泣曰吾不忍遠離吾親也遂獨留廬墓讀書張氏嘉  
其孝且後妻贅之因家茂林為奉化人今其子姓詵  
門昌質裕孝讓之風藹然為鄉族望有由也一日  
余訪公後安時先生於讀書齋適見是帙讀之慨曰  
是詩也所謂樹風聲表宅里者也家庭之範在是鄉  
黨之則在是國之忠臣况有出於是門者矣康氏子  
孫能寔藏越今而時閱之亦可謂宅心孝讓而尊

祖敬宗者矣表元也幸得以稽孝子之世而譜其行  
庸附名孝子之錄以託於不朽大德十二年仲春望日  
題

題董彥醇詩後

始途過竹溪董氏舍見諸少年諷書林樾間童冠相  
錯筌和玉明時兵革新息有文獻散落私以為故家  
遺俗適當茲耳越二十年復來前所見子弟皆肄習  
修飾成偉丈夫而余年浸勸衰交游益荒為之驚喜  
過望有名儒金字彥醇賦詩一小編閱之則其氣士  
衡入落之雋其趣仲宣游鄴之暢也於是與之語累



晝夜媿，皆起人意而每及詩輒求益不置嗟乎士  
之生患無以為之家有家矣患無以為之徒有徒矣  
患無以為之志彥醇內承賢父兄積累之資外收良  
師友殫洽之助觚鉛湘素不絕於席衣冠軒蓋日盈  
其門所以開彥醇而迫之以必進者不遺餘力此其  
志豈小小碩余之不敏何足以慰鼎之仰學者之為  
詩猶富貴之求丹然世以為無丹不必學又以為丹  
自成不待學皆過矣若必待學而成則當捐紛華養  
養草衣木食輕寒暑忘飢渴以求深山大澤之中  
萬一或遇其人而得其法而世累不可盡棄人必有

自能清靜淡薄不出戶庭而致其人與其書者是蓋  
有數不可以一槩論然亦必其受道之質去常人遠  
甚然後可得彥醇之得於天者豐矣其益修而俟焉

### 題趙考成遺事後

益都趙昌甫諱成以國信使屬官隨其父南使事在  
淳祐辛丑是時當蔡破蜀潰之後淮漢創殘甫息南  
事亦甚矣，行人玉帛好問往來無虛歲不知趙君  
等何以拘繫如此之久也史子申雖非良相然孰於  
料瑣能得人死力又善置耳目偵候非後來當國者  
比當由境外結約先有私許通變事宜及使至而國

論異同不得如請展轉遷延伺報不決他相繼至幸  
謀不已出置之不以為意以故留滯至於三十六年乎  
正使月呂葦思偶以中毒死其餘者十四人散處不  
知存在而趙君徙寶慶得及兵至城下生還嗚呼臣  
夫盃酒意氣許與尚一語不忍負朋輩而况國事  
掘節御命如趙君可以言使臣矣得一今長歸見天  
日而死萬一無恨功賞厚薄不足置齒牙也而兵交  
受人使問至於三十六年不得報死者且盡而謀國  
之人不知此可不為寒心乎余不及識趙君士大  
夫多言其諸子世顯者能誦事豈於人以揭其先

烈然則仁者宜有後趙氏之澤殆未可量也

題姚秀寔家藏陳疇翁畫龍

所翁龍雖近出真者世不多有其法當欲畫時遊戲  
取人縑素用墨瀟灑潑有及有不及乘快隱隱數筆  
龍藏其中矣憑陵傲兀恍惚變滅蓋若以自寄意為  
樂龍成傍附題述詞翰散朗與畫相入真奇物也  
世人見其易就輒亦造次擬為之不滿一笑此卷微  
瀾細靄瀦漫通幅前衝後擁畧其鱗鬣點染精緻  
殆非一時信手之作姚氏謹藏之

題坡書歐陽公鴨鵝圖

右草書歐陽公鵬鵠圖一卷建業翁舜咨得於姑塾  
士大夫家從來以為谷山谷書漁陽鮮于伯幾以為  
東坡草書世人見者絕少余嘗見所書秋聲賦筆法  
與此畧相髣髴蓋皆書歐陽公所作一時師友心相  
嚮徃風流映帶自古未之有也夏鷄者京西人以名  
鵬鵠南衙捉伏事出唐書南字不作兩今人以捉字  
為促字之誤皆非也

題蜀蘇氏族譜後

人情之望於天者其為福不一端而莫良於有後然  
非可以容易言也蜀蘇文忠公論揚雄之無後以為

有其名而無寔之報夫揚雄之賢而文非可例以無  
寔斷也公之論雄如此決非敢謂我為安然無愧慚  
於心而有所覲於他日者然其家屏處荒遠鬱勃幾  
世至宮師公始以名字動于京師不過得一編太常  
禮書而卒至文忠公兄弟大科異等名官美爵若僅  
酬之者然榮華幾何忌嫉不少因而連流分竄於壘  
煙者一登兩之域洵一至於身死而未定人以為無天  
道矣誠不自意時移事換之後子孫幸而存者皆以  
家世錄用其星居他處譜牒不可詳攷乃若二公之  
後皆嘗守婺而留居婺者皆延二公之賞班一預於

天官之籍余辛未歲主太學聞有六世孫壇字伯清  
方以是時入為弟子員而未及接越三十六年乃相見  
於杭出所叙次昭穆整之不亂為之驚嗟喜詫當二  
公之語諸得賢禍也累然在機筭之中想望章蔡威  
嚴不敢仰視死骨未寒而彼二宗哀微銷滅言之令  
人頷縮嘗見建州章氏家登科題名記悖雖位至  
宰相醜其人削而不錄莆田姓蔡士人書應舉卷首  
明稱不係罪人京卜子孫士大夫能不沒其名則百  
世之下他人亦為之驚嗟喜詫一辱其身雖子孫猶  
知羞而諱之可不惧哉伯清疏通有蘊藉少年數歲

拳以詞章問學自重盖不愧蘇氏家法云

題天台吳康肅公家所藏朱文公遺墨

吳康肅公以清純謹直為江南名臣朱文公銘其墓誰  
復有異評者今又獲觀文公親書為公所作唁疏挽  
歌二幅彌可珍尚異時士大夫人人愛惜自重不敢  
棄其身為不肖者但不名義當然亦惧端人正士之  
不與而或議其後爾嗚呼嚴哉

題晉休畫羅漢

此者禪津詩液沉布繡素乃作此變幻詭相耶

題鄧秀才臨蘭亭小本

卷十八

古人臨書臨意不臨形若長短闊狹規、求以強勉而不自然乃優孟之學孫叔敖耳鄧君臨蘭亭此卷改用小字絕不用舊本而規模法度皆足俊哉

### 題秦景山遺稿

余嘗愛秦漢以前士大夫慷慨多奇氣為人排難解急而不居其功若魯仲連虞卿張孟談皆是虞卿號能著書書不傳自餘無所著然三人者雖不著書或著而不傳其言議風指猶表見於世也余中歲更沙患難偶幸不死晚始及聞廣陵秦景山之為人景山與余同大與任在後其佐幕淮南嘗畫策全城及論

賞優佚輒拂衣不受去竟以貧死胸次贖於人遠甚既而其子弟出遺文相示閱之春容醞藉雍、然周乎人情而達於世變信乎其為有本之言哉

### 題曾道士祖師詩卷

信之為州東連浙南接閩西達江楚山綿水逸居可以養真全身出便於馳名遂志故其地常為高人奇士窟宅余平生所常交遊名字班、可按也泊余之來流輩俱盡而惟深巖邃谷能從事於神仙世外之學者備、然獨盛為之徘徊太息州南有真慶宮當郊關之會而據溪山之要道士曾法師居之每歲時休

沐講肄之隙必一往臨眺法師又氣誼深右至必綢繆傾盡一日出其祖師無以薛公鈞隱岩公詩編相示讀之有南華鵬鷲之趣薛門鸞鵠之韻不但葩華搖落之餘以歸根返本為慰而衣冠故家門祚荒絕如法師之為人子孫能揚先譽起遺業尤絕無而僅有也

題王秀才靈山籤詩

人情之於吉凶避就有不能自決者必決諸龜策然後行事然古聖人皆然後世祀愈瀆卜愈繁乃至筮筮環玦之屬亦在所取王秀才作靈山籤詩復擬易

卦為辭近古哉

題趙幾仲詩編後

趙文昌幾仲自錢塘赴東嘉守時余方在太學緣余仁翁胡國器交游故亦及造館下文昌以諸王孫竒才高等名為詩所與相倡和者劉養厚柴景山為多二君皆布衣頗以章句自負仁翁國器終有名宦心不敢與較上下也至余則從旁傳賞歎羨而已然其音響意趣未嘗不熟詢而詳叩之故於時雖科舉俗學之累多若詩之古近興廢本末不可謂不知其槩矣越數年兵火奔播偶有天幸不死俗學於是盡廢

詩而不尼以為名近憶舊有從游姓氏茫然不知誰  
止誰在來上饒有閩清趙主簿攜致軒詩一編見示  
讀之文昌所作也自唐宋以來詩之存而傳者皆其人手  
自料簡或家有賢子孫能珍鑒之故不至冗雜散  
逸主簿君於文昌為的嗣所編既一一精選博載  
而卷中養原仁翁之徒爛班在目為之喜而感感極  
而繼之歎也文昌詩襲清於放翁潛夫資夾於堯章  
季蕃其襟懷學問遠有渡江前諸老端緒非近世單  
聞陋識所可窺議主簿君更為搜訪彙聚以俟知者  
出焉

### 題畫二則

子昂作畫初不經意對客取紙墨游戲點染欲樹即  
樹欲石即石然終得少許便足未嘗見從容宛轉如  
此卷十餘尺者昔有送長繡於郭恕先恕先意所不  
樂而不得已為作小手輪牽一絲勁直終幅繫以紙  
鳶還之其人慢不敢言然不害為奇筆子昂才氣不  
減恕先乃能為求者委曲至此殆其人有以得之耶  
又

吳興錢選能画嗜酒、不醉不能画然絕醉不可画  
矣惟將醉醺然心手調和時是其畫趣畫成亦不暇

計較往、為好事者持本今人有圖記精明又旁  
附繆詩猥札者蓋贗本非親作設親作亦非得意画  
也此卷烟林水嶼伸紙數尺又自非須臾可就想見  
經營布置時累醉不一醉祝提學云有人仕吳詣錢  
生值醉得之良是

題扁鴻草堂圖

古之隱人多枯若簡薄安有美池苑臺榭如此圖所  
傳者蓋開元間官府就嵩洛佳處用公庫錢營飾以  
賜之又於其中聚學徒五百人非獨居長往之比也  
畫本通幅今改作十段不失元致覽之令人精爽飛

動

題陳留仇公訓子詩後

大德辛丑夏余寓錢塘張檢校招歸其家池亭飲於  
時隆暑會者數客席端仇廉訪微笑問是亭宜何名  
余名之曰清風廉訪公大喜稱善因媿、款論移日  
酒散各別去不相聞然心知其人中原故家君子也  
越四年苗信州有妙年書生攜其祖雲軒仇生先訓  
子詩卷見示叩之即廉訪公尊翁所作嗟乎有是哉  
詩三章皆有所指切而辭情溫厚音韻閑適可以復  
游起發無急迫苛厲之氣想見其居家無言而今行



不怒而威立士大夫輕窮達忘貴賤所生有以自養  
亦不處潰其家聲者用此道耳仇氏世、謹藏之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四明戴表元帥初

題

題趙子昂摹龍眠飛騎習射圖

右趙子昂摹李龍眠飛騎習射圖一卷子昂故諸王  
孫家無畫種其藝之至此蓋天機所激一學便似非  
如他人疲精竭力而能者也每畫成子昂亦自愛重  
張景亮是其外甥人欲得之者多從景亮索覓故亮  
雖朝暮張卷而未嘗得由此卷初本龍眠元豐間試  
院所作子昂摹時猶未涉世故學問之氣可掬開玩

數回令人洒然

題唐明皇聽樂圖

右龍眠李伯時畫明皇聽樂圖一卷樂壞久矣至於  
新聲異曲銜擢動蕩未有如此圖者宣和諸公憑陵  
富盛祖述梨園霓裳遺製而為之伯時不得不任其  
責此圖豈平生沈著得意趣耶

題洪厓圖

韓仲文示余畫一卷云洪厓圖洪厓之真若是與否  
余不可知然觀其裹裝鮮華徒御輝赫乃如虞卿蔡  
得之容辭諸侯過相國而歸者豈若草衣木食泥

水飲之為安乎或曰神仙家何所不有彼不舟車而  
速不供具而佚不館置而能不乏使而子欲以世俗  
耳目料之過矣玩詠累日頗令人增烟霞棲遲之想

題恠木踈篁

友湖州墨竹世所通識不聞其喜作他画也州倅番  
陽吳侯熙載家世雅素乃能寶藏恠木一紙湖州自  
是日嘗併寫踈篁而熙載偶逸之矣薊丘李侯仲賓  
作竹木自湖州筆力足以追配因請為補遺而合刊  
于奉化學宮以與好事者共之異時風流潤澤衣被  
照映於是邦文獻為有助云

題石鼓考

石鼓至臨川王順伯之說盡矣其駁鄭漁仲以為非秦篆然許叔重說文解字本出小篆順伯信石鼓非篆而取以為據何也俟博古者更考之

題蘇氏三帖

蜀學無工書者東坡以高才餘事為之化其子弟彬彬然皆有家法必有得於墨池筆塚之外今人胸中無卷書輒欲假借眩惑以為坡蹟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卷三手是其真作無疑子由真當為弟叔黨真當為子矣

題李端叔帖

往時文士嘗經歐蘇二公門下者談話皆有模楷其不然者雖立名字往往不能成家姑溪李端叔從蘇公晚在秦晁張陳諸君後而受知不淺人品瀟灑才藻精贍人尤珍其尺牘幾有漢人藏玄為榮之慕觀此二帖信然

題趙侍郎誥

趙侍郎書法在歐陽率更柳誠懸之間樓獻公所評誰敢異者尤稱其在吏部時告身書名端重勁正以為有體此誥乃侍郎自書以開國於高密者固是趙

氏家實余嘗見唐誥書往々多用花書草體不知於  
何時以楷為體也侍郎書帖在其子孫甚多超揚縱  
恣如騫龍蹕鳳不可名狀與今學書家所言歐柳異  
其書名一節出於偶爾觀者併詳之

### 題渡江諸賢帖

渡江以來人品如李伯紀丞相固當第一張魏公李  
莊簡正可相伯仲然皆流離困躓百折而忠純骨鯁  
之氣瀟死不衰呂元直附會其間優游取容比同時  
諸公蓋差少遂意由今較之所就亦復几何哉山樓  
初寒繡閣遺墨為之毛髮森豎

### 題方公刪定家藏諸賢墨蹟

當秦檜專國時大夫嗜進者蠅奔蚋集有自庶僚談  
笑至政府權猷可知也然亦往々未久而敗蓋有自  
檜予之自檜奪之所得富貴幾何而名字汙人齒頰  
為千古歎辱不小四海九州共知其意見不同者莫  
如張德遠趙元鎮胡邦衡張無垢汪聖錫數公由今  
觀之人品超檜幾等而一時遇合俱不如檜人固不  
可以目睫淺近斷也困齋方公耕道起弋陽布衣得  
一科即上書陳宗社大計欲攻檜去之遂與前數公  
同黨官卒不顯終於金陵通守此其升沉壽夭非緣

忤檜所致命偶當尔耳余來公卿見公諸孫出諸賢  
往還翰墨讀之不勝故家喬木之感

題王初寮家帖

古人往還寒暄慶吊尺牘不作浮語魏晉以來法帖  
可攷也址岳王氏藏其家古丞檢正提刑三世遺墨  
典刑文獻前輝後映良為故家奇寶然習俗相仍日  
非中原之舊矣嘉叟為陸務觀所作漁隱堂詩清純  
醞籍讀之令人心醉

題晦翁書坤六二文言帖

晦翁先生平生未嘗留意筆札而書法端嚴簡勁如

天球大璧不勞雕琢自然輝潤此帖舉坤卦文言敬  
義以警發學者尤可寶也

題陳了翁合浦與弟帖

此書陳忠肅公崇寧間由黨謫廉州編管時歸訣其  
弟玠者也公見二蔡充威巨測自分必死廉州然偶  
不死觀其隻身萬里流離顛沛死生怵迫之際於家  
人骨肉事一語不及而獨不忍史官用王安石私家  
日錄汙鱗正史既作此書外別有自撰墓誌文及追  
薦國忌疏文若干言脩載辨誣論等囑其弟密藏之  
以為不幸身沒而他日蔡氏敗國論明則萬一可以

為吾言之証而已無他想也嗚呼其志良可憐哉然  
當是時尤以日錄詆誣歸罪蔡卞而不及安石及來  
吾州作四明尊堯集始明白痛斥王氏而悔合浦之  
支離回護以為非矣然則此書於忠肅公固尤為未  
定之言也公自合浦崇寧二年至宣和六年凡強健  
幾二十寒暑始以病死蔡氏何嘗能殺之而國史朱  
墨本是非竟不行王氏錄者公之驗也公死之明年  
蔡氏大敗至今道其姓名如糞穢聞之必唾而公遺  
篋廢墨脫於塵煤蠹鼠之餘者令人竇愛如此士大夫  
可以知所擇矣至於一時諸老淵源學問之餘蔓延  
及於釋氏此蓋喜其庶幾於孟子所謂不動心者學  
者不可專以為據也

題翁舜治所藏文丞相梅堂扁

近時縉紳先生以梅堂名於世若東武趙侍郎粹中  
昆陵蔣忠文公重珍其最著也建業翁氏亦有梅堂  
廬陵丞相文公天祥宋瑞題其扁亦為人所歆重嗚  
呼江南士大夫吾見其祿苟充宦苟達即崇園池飾  
館榭佳名美號以相標者十人而十百人而百也而  
鄉閭修飾之夫欲自託於好事一有營創輒從當時  
有声勢者求其翰墨以為光寵當其盛時大書深刻

金壁揮約與臺皂隸之徒嗟誇而歎詫然其為人卑  
汙齷齪雖復巧施為高布置蓋已不勝俗態醜狀不過  
及為林泉草木之辱有識者往往含笑棄唾而去然  
則人有所傳於世其行止進退何可不先自重哉文  
公之書點墨今成千金而翁氏數百年世家舜咨又  
堅苦好學擇粟而食審泉而飲有貞儒碩士風之余  
也幸他日童稚成人門戶清立或輕舟道丹陽上三  
茅因尋建業以來舊遊而得登舜咨所謂梅堂者美  
蔬啜茗相與仰瞻文公之清風而舜咨為詳論趙蔣  
諸賢之遺聞緒行固一快也

題王希聖續漢春秋後

始予考論古今統系於周漢絕續之交三國南北朝  
五代離合之際未嘗不及覆疑之也乃至於今承學  
之士皆能黜魏遠吳尊蜀而進之則以子朱子通鑑  
綱目之作有以補司馬公之未及焉然自朱說大明  
學者遂謂司馬本書為不能出此而訾之者何不諒  
其初之之難也蓋司馬公之於系魏也既言之曰吾  
書起威烈訖後周記事不得不屬紀年紀年不得不  
承舊史故乃傳述為文而使觀者自詳焉非立褒貶  
之法撥亂反正如春秋然也朱子之綱目進於是矣

又不過曰通鑑也日錄也舉要也補遺也詳簡之不  
中也記識之不強也繇本書為之義例烏非斷之然  
自名一書曰我行春秋之事也余讀其書而感之昔  
者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於春秋因魯史策  
書而自孟氏以來皆謂夫子作春秋蓋當時夫子老  
矣雖作春秋可以無辭也通鑑之事弘於魯史綱目  
之心儉於春秋而二公敦古尊賾謹重忠恕藹乎有  
君子之道矣然而詳烏者以使擇嚴烏者以使守生  
乎百世之下間乎二公之說其為幸也不既多乎王  
君希聖與余年相伯仲才敏十倍於余示教所作續

漢春秋若干言不特發陳壽之膏肓助鑿齒之墨守嚴  
詞正氣真司馬公之忠臣而視朱子又所謂於湯有  
光者也病困勦瘵之中諷讀併日為之作輿頤辱不  
鄙見需序引歎縮再三莫知所發獨其託質有於通  
鑑綱目之書惓惓不能遽釋者題梗槩于卷後而歸  
之雖然余與希聖有朋友之羨資多聞以畜德俟餘  
力以學文方願相以勉焉

題茅生刻字後

古之書家無不能刻其具謂之書刀後乃用以書丹  
入石則愈勞矣余嘗行金焦間見米南宮題詩屋壁



間鋒勢飛動遺老云皆其所自鑿今人名能書以刻  
字為恥殆非通論

題王理得山中觀史吟後

余嘗評太史公書近於夫子春秋之義以十數而學  
者徒玩其詞拘者又引古異用改之過苛雖不害於  
書之傳而後來者耳目益以陋矣會稽王君理得嘗  
書散學衰之季不棄其世守橐史記若干卷入南明  
山中讀之自列傳以下篇為一詩題有所規微有所  
表緣其多聞而精識故人研事摘舉得其當非臨文  
創意為僥倖一中之說者也君文早攷詩安律流麗

足以笙鏞是書其自太史公視春秋庶幾騷人之於  
二南哉然余聞之作史如法家詳文着義而使人自  
避論史如禮家辨駁衆難而一歸於是二者之道可  
相起而不能相為也君尚有以教余者乎

題陳強甫樂府

少時閱唐人樂府花間集等作其体去五七言律詩  
不遠遇情愫不可直致輒畧加隱括以通之故亦謂  
之曲然而繁聲碎句一無有焉近世作者幾類散語  
甚者竟不可讀余為之憤之久矣山陰陳強父示余  
無我辭一編体用姜白石趣近陸渭南而編名適與

其家去非公無住詞相似是有以爽然於余心者哉  
題陰符經後

右陰符經相傳其書出於黃帝蓋養生家為黃帝之  
學者之所作耳而言兵者亦咸稽焉古學散裂諸氏  
百家如蠅毛而起然未嘗不託於古先聖人以行其  
說至言黃帝尤恠妄不經更閱明智訖未有浚非之  
者要以資於近用非所可廢而已如此書舍曰非黃  
帝所作遯世深道之士得而習之固不為無益也

題趙子昂琴原律畧後

趙子昂好音凡古之言音者靡不知也知之靡不能為  
也為之而示於人人習於今之音也駭而避之既又  
相聚非訛之子昂抱其器與書發憤以悲余始聞其  
然亦以為子昂誠高絕其成書似太銳且當虚心盡  
人之言數千百年間爭音樂異同甚於聚訟獨今人  
紛々哉久而得其書琴原律畧等讀之則知今人所  
為非子昂者持今人而非之非持古人而非之也嗚  
呼豈不真可憐哉子昂為音始於琴子昂之琴子昂  
既自見於書吾舉今人琴以明之今人學琴者惟揚  
司農司農之琴不用律以手指抑按絃間得其碎然  
者傳於白雲之曲曰此折竹聲也得其啞然者傳於

夜鳥之曲曰此投林聲也諸為曲皆若是曲成而合其譜然後曰某主某絃為其音某音而槩成夫司農之琴統近於莊生所言籟聲而安得為樂音乎將司農不以樂予槩而用無律之音乎將司農勝於伶倫后夔律成於心而無所事器乎嗚呼何必子昂雖余之愚豈不能非之然當司農時猶自謂之新聲司農每一譜成而尺琴祭於寢曰吾安能為是聲吾琴必有祖吾祭祖余嘗私譙之是司農琴當司農自為祖而食之琴祖不食也爾來司農琴擅天下投林折竹之聲兒童婦女聞而喻之則唎然而笑始也兒童婦

女習之久也縉紳大夫之安於近者幸其聲之託諸古之器也隨而習之嗚呼何必子昂雖余之愚豈不能悲之然余雖知不當為司農琴竟亦不知當為何琴雖知人之學之非而自無以語人今得子昂書始豁然有以寔於余心以子昂之於琴不誣也推之於他樂知其皆可徵也顧子昂窮余知之又窮而人之好司農者方盛姑私其書而勸子昂自重以俟其定焉

題王微仲孝弟類編後

人有常言窮則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嗚呼君子之處

達也其道必有以及人而能兼善固也至於處窮而欲私善其身豈不隘哉古先名賢不幸偃蹇顛沛無權以達其志則退而政行於家俗成於鄉近尤能使同時不善者有所媿遠尤能千百世而下聞其風者有所慕正如涇澗沼沁之浸雖狹於江湖而其勢皆足以潤物惟盜名無之徒精神氣韻無所振激乃類於斷潢涸井未潔而先竭耳余自屏居以來常以自勵亦以勵同志至上饒得窮者一人曰王宏微仲以孝弟類編示余余讀之有味於其言使好事者人傳一編置坐間朝暮熟復而感發焉雖官府不立

可也

題太學登科題名後

余為咸淳諸生時揚鵬舉去太學久矣然以鄉里前後輩見余輒說太學不休口此其天資篤厚綢繆舊故豈如他人朝遊暮志若逆旅相逢之為哉夫仕各二十年始以所編太學登科題名示余余為之重慨蓋余家自余以上數世皆在太學習閒父兄時議恥於不入學而不恥於下在故雖江浙近郡亦有逢舉不赴得恩不陳以為高者時三舍法嚴又不易出仕雖仕之人俊材高等亦須盤薄掩抑待年久之而後

解褐以陳同父劉潛夫聲望卒不免假借他途以出  
餘入從可知矣故當是時宿儒先生既無利祿得喪  
於心國有大事則不顧銖銖群起而是非之其理明  
其言重往之令人悚息畏聽退而歌吟庠序間有以  
自樂亦無不遇戚之之歎自後一相進一法改恩數  
益寬祿仕益易而太學不得如前日之重矣今使鵬  
舉與余輩復為諸生相從顧不愧乎

題唐師善談

往時木石衣先生居吳中每朝膳畢四方之賓遊雲  
擁其門先生幅巾野服出見客薄茶一啜坐中談說

典章儀註經術吏事以至巫醫筭奕之類無所不有  
日至中又茶一啜而散以為常群子弟載筆札從屏  
後竊記其所言雖未嘗執卷問學而人人談吐各有  
本末無白丁之愧於時陳端明居崇德林直院劉南  
兵居莆亦然丁巳歲尤先生史禍發此事俱廢表元  
生愈晚又居窮鄉白社然猶及識老先生十數公時  
持衣冠廣席必接引前言往行以助談柄故亦不至  
虛為年少一二十年來無復此樂欲畧聞嘉定端平  
前後成敗曲折喋口瞠目有茫然之歎每群居燕聚  
舉閭巷林第猥褻近事則相與烘堂絕倒而已可勝

哉臨安儒者唐師善深潛而駿發出其平生所著談  
乘十二卷者見示於塵埃羈旅風雨呻吟之中讀之  
快哉尋常雜書多重複抵牾而此編一一精確可以  
補亡決惑者甚衆固幸遲暮之尤有所遇而恨善師  
亦有衣食憂旦暮且去而不得款曲相成也於是為  
題其梗槩於卷末云

題沂州先賢攷

世人所稱五福宜若皆聽命於天余攷洪範之說壽  
富康寧攷終命四者容或天可為之至於攸好德則  
在人而已於天無與也余自知讀書以來見古人名

賢盛德君子為之懽忻慕悅及江湖道路邂逅交接  
聞一嘉言善行亦爾執鞭捧謁如恐相失此豈有所  
驅迫美誘而然耶以遠者尤甚若使鄉鄰里閭而有  
其人焉則慕之當何如故古者鄉先生沒則祠於社  
而其久也百世尤紀其遺烈如汝南先賢襄陽耆舊  
傳之類皆足以起人之敬思而風俗名教亦因之而  
增重且又人無窮達貴賤通得行之而法所不禁則  
何為而不為沂學舊有思賢堂刻鄉賢名字于石  
火燬滅久矣海濱萬戶王輔臣名君佐創意蒐討繕  
之增舊之數起自周太公望至唐末已得二百九十

六人猶恨近世者有闕而文獻不可聞也來江南以謀於吾黨余嘉輔臣有功於風俗名教又與吾所謂攸好德者合既力贊而成之其古琅琊與今沂州及沂水所沿名跡相聯甚廣故採取寧過於寬惟夫雖居沂州而生無益於人死無傳於世者嘗稍重汰之使有勸云

### 題雪竇行紀後

四明洞天之麓有三僧剎其陰為梨洲杖錫而其陽為雪竇雪竇比二剎稍寬敞又近於人境遊覽之所易及壯騷人勝士有事于雪竇者間涉筆墨往往不

過單章隻詠以相酬答未有囊括本末而為一書者蓋志書荒唐行役忽遽其勢不容不爾雖余之居近遊數示莫得而詳也鄱陽吳熙載以故家名儒來為州判官奉公檄經過留不暇久獨能採摭詢訪作雪竇行紀一卷事瞻而詞精趣腴而理覈不但可以盡本山之故實而梨洲錫杖儼然如在目前人之材力相去乃若是懸遠哉聞山中僧多好事熙載宜布施此文使刊藏本山以示觀者

### 題李常鄉試稿

江南多故家以余所見于戈以來有身為名人子孫

問其祖父行事而不能自言者矣至於衣冠科目聲  
華詞藻相掩映數百年不墜若宣城李氏固不可多  
得也李氏自唐已著入宋太常公以太平興國五年  
登進士第此卷即其試稿中更散軼六世孫宗正公  
能搜攷訪獲遂復為李氏物今又再世凡兩經兵火  
而其家裝潢如新良可人哉太常公廷試時猶用詞  
賦未改對策士大夫廉恥自重無挾書假借無冒名  
請託人人各以所學著見故動輒得士云

題提學陳侯講義後

古之為儒惟其傳寫之不可已者乃有簡牘至於師

生講學必口授耳受今之有論載記問答漢儒之師  
說康成之鄭志皆其物也後世既無專師為師者以  
故事不敢廢則書成文累幅時節臨諸生高坐讀之  
謂之講議比比漫不知何語因何能有所感發成就  
茲嘗聞臨川陸子靜在鵝湖講君子小人義利章生  
中聽者為之流涕吾鄉袁廣微使江東講孝經數日  
官屬有棄祿歸養親者是雖故事而言之輕重又係  
乎其人哉提舉學事永嘉陳侯示教平生講義若干  
篇絕篤精寔機無虛發蓋其文獻問學淵源有自來  
矣



題徐山長講義

講之為言義兼師文主於反覆辨難以成其說余猶及見浙閩諸老先生開講不用寫本直是據案口說後進者質問於前隨機應答粲然可述講退各以所聞載之方策而寫本出焉今之講師翔望抽方尺之紙書陳說累百言忽然臨高朗誦聽者謾不知何語以為故事不可廢而已固不敢望其所激發開悟徐則高為長於饒之雙溪見示此卷皆與諸生月講之作如天人性命綱目該涉既廣而名物度數官守世次地理之類攷據思索俱不踈漏古稱教學相長詎

不信然衰老廢放加以驅馳形神惘惘何由頻聞至言乎書此識愧慕之意

題王教授清湘講義

古之經師與其門人弟子群居有辨疑問難授者無強聒之煩而聽之者易入非如今人書盈尺之紙隨容文之席無疑而游談不問寢語者也然誠知其無益而歲時翔望庠校之間有不敢廢以為不爾則益無所事而已鄉前輩全州教授王君守之由太學決科余生晚不及識而識而其家子弟從遊甚厚因得見其在清湘時所為諸生月講若干篇然君子之遺言乎

既感歎繫之以辭遂歸卷王氏俾寶藏之更數十百  
年覽此又為古矣

題陳獻肅公邦彥遺事後

昔孟軻稱能言距楊墨者以為聖人之徒夫聖人之  
徒豈易也然而一言距楊墨即與焉推是以論人則  
紹興之末乾道之前能言主張魏公排秦檜又不肯  
媚大淵者可謂之君子之徒非耶然不媚曾就其質  
易決魏公雖終始不道和而輕信累敗罔功又嘗沮  
忠良相李綱使不得行志是雖欲盡覽之而人豈盡  
信之乎日魏公輕信取敗誠有之最甚者富平之役

及與李綱不悅皆在少年輕銳時晚歲機覽精明純  
誠勁氣不挫益加遂與伯紀傾懷相驩期有所濟而  
伯紀且死朝廷內外更呼迭嘯無非秦檜餘黨回海  
所倚以枝梧三綱五常者惟魏公巍然獨存而陳應  
求胡邦衡王龜齡若獻肅陳公邦彥六七君子附之  
摧奸抑倖扶正培本一時朝望山立森起嗚呼壯哉  
大德辛丑春余與獻肅四世孫處久同客錢塘出行  
狀誌銘謚議及省擯名賢遺墨之偶存於兵火餘者  
以見示瞻仰慨歎悽悒久之



